

黃氏日抄

八十七之九十二

題跋

言序
問所

二十四

漢書門類			
九	四	二	四
七	一	四	
二	五	四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	九	四	二
書	二	五	四
冊架函號類	二	五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4	
冊數	25 (24)		
函號	298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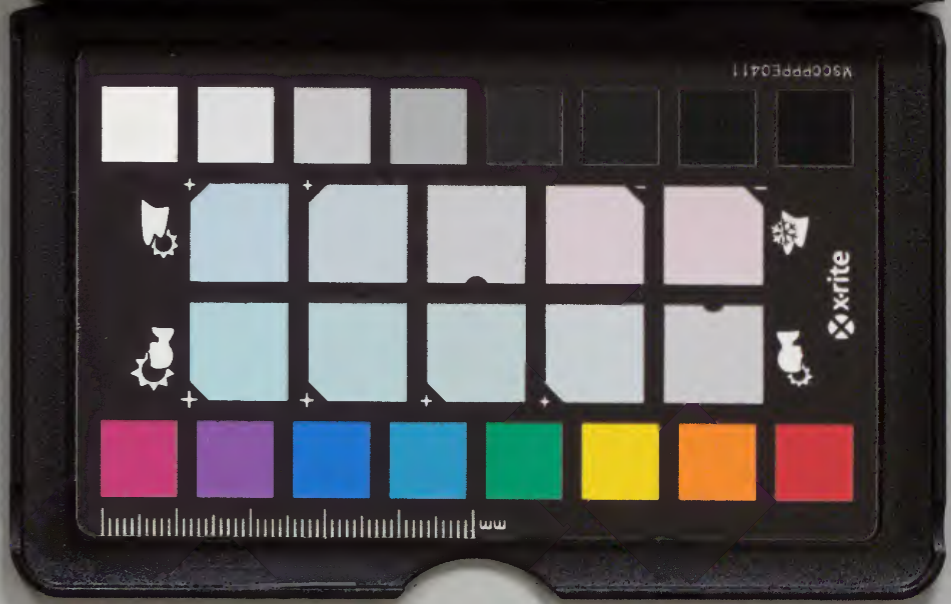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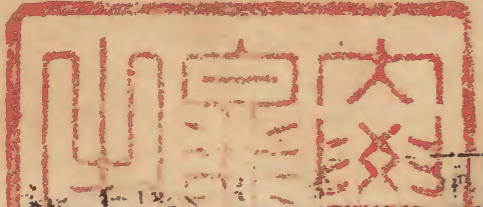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分類卷之八十七

淺草文庫

廣德軍添差通判廳記

成淳四年冬余自史館出為桐川負外丞至則棟宇一新青紅猶濕
 問之誰謂國錄吳君力也桐川斗大其官之有負外置雖郡志莫能
 詳其初是豈有豪舉壯觀足以垂貫方來者哉嘉泰省官廢且改為
 軍事判官之居嘉熙二年官雖復舊室則愈陋十閱歲而當淳祐戊
 寅三山陳君應龍始撤而改為之曾未二十年又將老且廢表以疏
 贅淳立之司殿無資藉可裨營葺勢固應爾吳君獨議以自任功猶
 有助留守焉公總餉陳公聞而悅之又皆有助起三年八月迄今年
 三月地之穴者增之高祀之逼者裨之廣庭宇壯而觀瞻奮怒極繁
 而神恩清崇軒後登通衢而民聽達堂奧增竊有漏亦新倏於空虛
 成此突兀君材過人何啻一等而後之人繼自今皆得承厦屋渠渠

言以十七卷
一特冀遺蹟於千載矣曾未四十年已為陳故今其下撫景而
思之果難乎其績哉史君景暉以英傑明敏之才通守是邦始中興
其堂三楹堂成而落之乃徵記於余欲取李白送其弟倅宣城之句
再易其扁曰佐清以桐川舊宣治不敢隨益堅前人所以名而佐者
其職也余謂吾子能卓然有立豈惟清意之復續斯真足以言清矣
特未知白之所指者果何所取為清爾夫自混沌既剖輕清為天老
聃氏謂天得一以清以氣言也毛萇公謂天德清明以理言也天以
是命為性人物亦莫不各具天之清以全其生其本也真而靜但隨
其所感而不同如近世士者莫不欲原夫天豈昧其理耶凡此堂前
此之所以得於心者自有無窮之清然使一有玩物之心則清香翠
陰風雪霜月者固足為流連光景忘人幼孩之具如是而為清民何
賴焉今景暉父幸以其職言因請得以明職之所謂清者唐虞命官
直哉惟清是豈蕭然自潔若託物寄興之謂脩己治人必有當知此
源之所自出者矣伯夷之清風漢人之清節是皆所遇之不同其清

其退全一己之清下得與斯世同其所尚故自然不同也然於此者
奈何世變益下此意竟莫能繼至於江左尚清談以成俗適意外物
放曠不檢出於禮度之外士者謬相標榜以為清古人之理身則異
得其所養故嘗謂神氣風霆風霆流形此天以一而悠久其清者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古人所能恒服其清者也士自一命以上皆
分有代天理物之責必欲真得天清之所任以無負天之所以畀我
望我者亦唯於天命之所當為推之以用於世夫有純於一德而不
自已使在躬之志氣不澄而能清施於人也亦惟舉此而措之善惡
自分無所撓而亦清矣人將不知其所以然則曰政清在斯辯善莫
究其原之所自出也惟人之心不牽溺於人欲而可以自存其天理
之正則我之用雖上佐天子躋世清靜比美太古要在為上以廣其
德意為下以達其疾苦凡可佐其治化者必無一毫壅塞滯之慮
否則我方岸憤齟諫之時未必非吾民愁苦無訴之日郡亦奚以佐
為哉

景臯蹟其言而說焉予復進之曰然願益自勉幸書之于堂以驚通
守史君景臯卿世勤人云咸淳四年戊辰十月望黃震記

廣德軍滄河浮橋記

天地位而水實為之脉絡川澤阻而人復為之貫通五湖之口襟江
萬安之渡支海宜皆望洋而不可向者亦無不心慕櫓木梁空以行
斯亦奇矣至若山川之回鬱波濤之洶湧凜乎哉不可以步有淵也
不可以濟厥捩也必獲久計然後可以措則又鱗比航次板檻鉤接
東西兩岸貫以鐵繩引以鐵牛橫水傳陸隨其往來如履平坦其制
不愈奇矣然石梁既成一勞可以求賴歲又不免微圯不可以不葺
抑何故舟雖具水際時集而鼓風兩刃竹雖韌鐵雖固魚龍百怪惡
其梗已也常伺隙此所以雖杜武庫之智不能使河橋之久雖張燕
公之大手筆亦無以壽滿津橋之傳也然則浮梁其可一日忘葺哉
桐川郡北踰十里有渡曰滄河南受天目宣歙諸水衝瀆奔駛然後
演迤以入于海風濤每壯猿狖亦驚故其渡為最險郡有祠山每歲

十二月江浙荆淮之民奔走徽福者數千里間關不絕較諸他濟
之渡此為最眾以此滄河為斯郡之要津病阻舟楫往歲郡民因議
建石梁以通其利計其始終之費為錢二萬緡再建水汜爭之又不
克成終靡定議今陳令君應元時方為進士悉家貲修葺一新之浮
梁名以登津費以緡計者凡十有六萬為舟十巨艘為鐵纜四百尺
為石梁兩岸岸之隈餘波沮洳又各續之於堤三百尺夫然後樵夫
販婦僮稚老叟皆犯靈鷲巨鯨以行如行社席上前歌後和靡不欣
喜曰此陳君之賜也今而後傾覆斗號於洪濤巨浪者恬然而不之
聞矣惆悵溪山含悲於高險深廣者坦然而釋之心矣將江浙荆淮
數十萬眾咸獲其惠時有懷遠慮者有憂色曰孰維持是而繼其後
也君又發其帑得天荒田百六十四畝有奇山天寺僧司其事歲收
其利以備營葺復益其為浮屠氏者曰思齊院仍願其嘗為舟子
曰水手以日視舟若棧之所當葺委焉陳君方喜俄有擁麾而來者
忍於奪其利去復挽其措置之規曩之浮梁於是日且就壞矣及是

歲郡父老遮公言狀切切嘆不已余曰是必更有說也夫避寇者必於云戎之車卻其患而後趨廣德文學之郡獨無吾夫子之學宮陳公慨然燕許無難色則復為之請於郡太守具公之志在於崇教濟衆復告於郡博士謝君夢祥君亦贊其美遂差擇穀旦鳩材命役發聲丁丁幾壞者復一新之有加於舊焉近橋南梁有阜端然正隸臺宮謝君復作頌度其間用便檢視陳君乃大喜屬余記其詳余謂記所以詔方來今吾天子之教與天無極浮梁附之以尊亦將與吾夫子之教無極何往記為雖然天下事創之固難守之尤難必無日不尊而後守之不廢必本今日之政而後日可尊豈惟浮梁之一事為然乎殆不可視為汎說他日正當相與歎吾所蘊而擴充之豈無補於世哉於是拜手以書凡可以垂範於斯者敢謂後之記者不冉書咸淳五年己巳冬十有一月至日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兼管勸農諸軍事茲溪黃震記

廣德軍重建藏書閣記

青泉何從而始者哉其始造化自然之文有不能不為文者乎夫自兩儀既判一氣交錯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文於天在地成形則山川草木文於地此猶其文之章於人者凡有血氣舉能飛揚於窠拱挹之不可具述故林林總總充塞乎天地之間何莫非造化自然之文乎民之生也惟聖人之獨得其全者夫孰能與於斯故其日用必以文為言動而言之獨造其妙以教於世人文之文是也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遠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所以昭布森列而人之所以中立其間以明理以修身以能全君臣父子之天以能為夷狄禽獸之主使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日月星辰以之無變蝕山川草木以之無齧毀而造化以之運行於無窮無一不會粹昭發於聖人之經以開示天下後世之人皆吾夫子之易春秋詩書執禮雅素之言誠可以常行者也大哉聖人乎其行可為天下法其言可為天下道其又造化之所託以語諸後覺之民乎天假之以諄諄然命者乎然造化自然之文賦與萬物又皆紛然雜揉天不惟有日月星辰

文也有蝕實則文之變焉地不惟有山川草木之文也有榛莽則
文之反焉人不惟有六經之文也有異端邪說釋官野史哇聲曼曲
則文之賊適以惑亂生民使不得知我之本無異於天地者焉嗚呼
不有聖人復生其誰與覺此天開我宋五星聚奎列聖相承崇尚斯
文徵儒積年校讎秘閣而朝廷藏書亦已勤矣而又勅白鹿洞等四
書院藏書天聖元年王宮國都莫不有學又聚監書及紹興二十一
年設官分署六經子史舉令通疏義而天下郡縣學無不盡其力通
解其義聖教旁洽書固家藏而人誦猶必切切焉從而藏書於官何
哉藏於官者聖人之書外是而私藏者非聖之書書之出於聖人者
造化之至文天地所以奠人極所以立聖朝所以頒教於天下非聖
而言書者紛糾之惡氣天地所以不寧三綱五常所以論駁聖朝所
昭示天下以勿習然則藏書之閑繫果何如而職教州縣之官宜何
如其示人哉廣德軍舊有藏書閣重建於慶元戊午陳公暇修政之
初嘗謀構材命工治之顧惟書亦散失天台謝君夷齋與公為同志

以慶元己未秋來為郡博士

盡撤書閣之書而新之始於明年正月癸卯成於是年三月癸巳棟
之高於舊者五尺宇之廣於舊者四尋

屹若天成煥如日星上崇聖經次下乃列子史其旁乃置不文公及
古今名儒注解著述能行吾聖經者以增比而附益之道德性命無
所遺可謂盛哉君之舉也皆非庸常可以比擬又豈但藏書於閣而
已乎口誦心惟挈鋤經訓其修己治人之心躬行踐履毫髮不背則
此書當藏之身待特行道濟世太平則此書當散而藏於天下文明
之治矣然後無愧於藏書之義否則藏而不知讀愚也讀而不知用
弊也官所不藏而私讀邪也造化自然之文儻聖人造化之理非則
聖朝所命藏書之意孤矣可不懼哉可不勉哉邦此志不可以強遷

而石之勤於士又非特於書閣為然也歷觀被葺之新彞教有堂所
計有亭浩觀有閣以及戟門廊廡齋序垣墻皆葺之新庖舍則又增
大而更之新來南山之水而三其門高水中之堤而來之柳東引之
而嵌橋數十尺以達雲梯之門西引之而嵌大路千五百尺以通明
倫之坊凡所為至游藏地者悉矣天光人境表裏互發耳濡目染灑
落脫俗士於斯乎觀藏書乎以其舒徐正大之心躡吾列聖石文頌
教之心聖人雖遠天地雖大造化雖不可測文不在茲乎咸淳五年
三月丙午朔謹記

廣德軍重建錄參廳記

夫政有以述而推者非官舍乎官舍修政之修可知矣廣德軍事為
繁劇始余來貳桐川首被檄問軍院獄是其獄中器械凡汛掃滌治
之具畢備退而頤其聽士亦更新焉余心買之徐而察其政閑職者
無繫繫者必其不得已而皆自謂無究嗜是其所以能更新者也世
豈有政之張而亟之壓者哉越明年其錄事參軍李君世弼俄為余

詔歲月余曰豈惟歲月子之政正自是記頊子之職尚不止此焉且
夫郡之有錄參所以綱紀一郡事無巨細皆得直事有是非皆得
壁言之天朝始御史執法之比焉先是三十年故大丞相董公槐嘗為
子之官登一郡經界盡明豪民縮頭所然內逆有証應全者衆公獨
為白之朝直聲一旦聞天下錄參果當如是乎如必械繫吾前者斯
為之求其直則民之得直於我者亦寡矣職掌如舊芳躋尚新作而
行之特存乎人敢為子勉且為後來者勉若夫建藹於咸淳四年八
月落成於是年九月增高廣視舊皆三尺費皆已出惟太守吳公浣
通守史君舜鄉等有助而易扁其東偏之弘毅曰平軒蓋自淳祐初
楮君坦之堂直理遂至於今此皆節目云咸淳五年三月謹記

先賢祠記

大禹無祠洛以為祠召伯無祠甘棠以為祠叔子無祠岷山以為祠
祠果廟貌云乎哉人心感慕之所在祠之所在也然好惡必合於天
下之公而議論當定於百年之久吳人憐其忠而祠之者君子謂在

建不當施而濡沐市息繪像祠列者先儒亦嘗歛去之雖其有祠性
其祠歟維廣德為郡垂三百年名宦流芳者踵相接而市巷僧靈
所祠反或泝四方士大夫之所識咸淳三年今戶部侍郎即檢正常公
楸為之守始擇其功德著在民心名節焜耀史冊參之天下而合要
之百年而定者自范文正公而下得十人若龍圖孫公竟崇禧朱公
壽昌諫院錢公公輔司諫孫公諤待制陳公次升敏節常公安民駕
部洪公興祖丞相董公槐兵部康公植各以其治行刻之而后系之
替用代宵像合而祠之郡西橫山之東西山其公德秀靈以部使者
駐郎此邦賤郵懇測民到于今思之亦引而祠之十人之列堂宇沈
沉門廡翼上山明水冽松竹如雲先賢之清風遺韻如將挹而見焉
豈惟揭虔安靈永慰邦人之思崇德尚賢以示方來之勸庭陰也知
日月之行巖花也占天地之春一斗大壘得賢之多尚如此我 國
家所以涵養成就用敷遺四方休者又何如哉常公屬襄為記震
不敢終辭而竊附其欣幸之意如此公而敏節孫遺愛乃新功多

盛所以增光前文人者未央也尚矣後之人續書咸淳五年六月
日記

萬山樓記

愛山必山居乎晴嵐暖翠坐卧常對矣然魯壘壘際天無極蒼或
隔於近而反不見也愛山不山居乎遙岑寸碧極目如畫矣然若花
澗章與時俱芳者或阻於遠而貌不接也然則二者宜何如而可兼
哉桐川趙君平叔居郡西二十里之琴山山勢周摺如盤若谷一步一
形一曲一奇君為之出其心匠助成天功紆餘為徑參錯為亭崖石
斲而泉溜清松竹茂而煙雲鬱奇花異卉與山低昂清香翠陰隨地
拍塞山居之樂君既飲之而猶以為未慙也又復作危樓百尺於翠
微之上欄檻一成山外之山群入或飛如龍或踞如虎或連如城或
斷如壁或獨立如天柱平者如按砌者如鞍轡而展者如屏幃如千
兵萬馬倒仗伏謁如翠浪碧濤排空層起嶙峋萃萃宛轉相因無一
不為此樓之有而今殿院章公為大書其扁曰萬山樓夫然後起居

習服在山周覽其巖亦在山近之既得其趣味之真遠之復不失其
意象之大愛山云一此始兼得其全焉抑君亦何為愛之不已若是哉
夫山於天地間為物最宏碩草木之所生禽獸之所畜寶藏之所興
古稱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而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是固
非局於游觀之娛而昧於造化之仁者所能躡認而興起也君於庚
子歲首助賢太守發廩賑飢繼是郡凡有事將利於民君必協助唯
謹恩信洽於閭里声名動於縉紳而吾之子亦妙年擢高科此其於
仁幾於種而獲矣然則登斯樓也林壑弥望生意濺濺雲出於山又
從而雨澤之得無當思仁增而益厚者乎必如是然後高山與吾一
心矣咸淳五年五月四日明山黃震記

山陰縣重建主簿廳記

越為浙以東最大郡山陰為越之附城最近邑簿領為最早官郡大
則事繁邑近則事先及官卑則事於是乎委况今之越漢之南陽乎
事抑可知矣習菴先生之弟之子陳君若余情也為簿此邑始願

之亦亦頗意其弱不勝獨其兄今總餉淮西戶部公曰可也是第是
與為善往踰年士民果安之明年長吏果交薦之又明年書來則請
記官舍之成其說尤有足誦味者說謂簿僦屋而居已四十年咸淳
二年春蜀人迦君應起始訪舊基營一堂二內前植之門後綴之庖
福邑大夫王君宗洙嘉其能有立助之錢七百緡又助之建廳事二
楹煙無火穢之區氣象方駸駸日以闢不幸皆未及落成迦君以憂
去若以最爾者驟承之稟乎慮垂成之易壞前人之志不克終而邑
大夫之賜孤也攻苦輟俸分毫以葺乃戶乃牖乃塗既竣區區此心
不過除風雨以庇朝夕保棟甍以授方來爾豈更夢及增飾哉邑士
劉鵬飛見若屋漸以就而民不知役似有以察其區區者治材斲石
俄輦以來如世俗施浮屠氏之為已而聞風相助者踵至若乃以之
甃中唐以免泥濘新吏舍以肅文書立神祠以安靈佑而來助者猶
未央也又以之作虛當聽事之東取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存心愛
物之語扁曰存心以朝夕景仰其間丹雘一新花竹交映朝暉夕霽

相與發揮若雖不敏顧之猶欣然有契向非越之人士風俗之厚其
誰與成此愧若之本不足以致此於人尔余讀之驚且喜曰然則孰
謂郡大邑近者之卑官不可為耶孰謂南陽帝鄉之不可問耶又孰
謂世降俗漓人心之不可以旦夕感耶然余每觀世之征需於民文
移如火箠楚紛墮猶或未之應君何以獨能不求而得也豈天下事
果存乎其人而已耶豈人心不可強其應惟其不求此所以得耶豈
豪舉大言之士未必有實而弱不勝衣者固自月計之有餘耶是則
余之始意其弱者正其足與為善之資戶部公謂其足與為善者蓋
其有得於家庭講習之素而君名堂以存心或者此其得人心之本
也敬誦存心之義以相發可乎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
專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
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為心心即造化也亦不容一息不
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心之德為仁仁之施為愛以之親親而
以之仁民而民以化以之愛物而物以直感無不應理有

如君所得於越之人士亦明效之芽甲矣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
坐榻念亦日存心而外照其所以親親仁民愛物者是既失心之良
固無足責奈何士大夫習溺於見聞之幻動於空虛之大亦將遺
落世事而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作之不應刑罰
滋章所謂老子之弊流為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如是尤人之不
我應得乎二說交馳幾微一髮近世慈湖先生揚元公教學者專指
心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謂吾夫子所以教
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精神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
攝置此心於無用者正相南北與程子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
故慈湖為郡教化興行習庵學於慈湖愛人利物之政至今溫人耳
目要其行事則可以推其所以言心者矣而君今日知所存心以得
越之人士之心亦豈無所自来哉故併發之願益懋之以昌君之家
學使後之來者皆知以心感心則越之人士豈特報施於君者為然
君又豈特得於越之人士為然咸淳五年己巳歲五月日記

居易俟命之奧記

士有常滿夜燈吾伊自適視富貴為黨來物者有征帽黃埃驅馳不
憚謂功名在萬里行者譬之求玉者登山採珠者入淵所嚮各不同
未聞其兼得江西宋達甫年少氣銳方挾其器器者遊天下一日避
逅余金陵乃屬余記其居曰居易俟命之奧是結駟之子貢自稱陋
巷之顏淵也其情耶其名耶其倦遊而悔取佩韋之義自矯耶余既
辭再三不獲則疏其義以告曰易者日用常行安於我而本無事者
也命者得喪窮通制於天而不可必者也自昔士君子子余吾職詩
書吾業耕桑隴畝吾養外是庸何知故居易者君子之事也俟命者
非君子之心也自或者微幸之念生子思子始不得不為俟命之說
以形之俟之為言若曰聽其自然云尔豈居是易將以俟是命也哉
子思之學傳之孟子觀其發揮樂可互見如曰得之有命也曰君子
不謂命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而經德非以干祿也然則君子知有
居易而已命亦何以俟為况居易而俟又君子成德之事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在我者沛其有餘在天者斯隨其所遇吾儕小人學之
講所謂如或知尔則何以哉方其居易之時正懼無以副天之命具
雖其有命尚當審之苟不以其道而得之寧辭富貴而就貧賤又非
可樂曰俟之而已也余方為是凜上達甫其然之否耶咸淳己巳九
五日慈溪黃裳記

臨安府昌化縣重建平糶倉記

國家六飛南來控浙右沃壤稻梁之富甲天下足厚養吾元元為異
日恢中原蒼本列聖相承加惠調郵如家人父子視其飢渴而歎
食之恩意每每先四方矣昌化正行都支邑乃遠介徽嚴萬山間猶
獨苦糶價湧此非分牧者責而誰責然士大夫孰不知推廣聖天
子德意而猶若此者非他邑小力凋雖欲預糶而時出以抑價不能
也非然則餽道由浙江慮泄外境例有禁雖請糶不許也非然則經
畫甫成法即乾沒於胥吏人之手雖欲久其惠不獲也淳祐壬子歲
宣昭為宰嘗節縣用積措弊五萬計白大尹備治餽築倉縣西

曰平糶闔邑方嘉賴君既去倉不幸回祿及之吏因併碎記石滅
真糶糶本無一錢存嗚呼力之凋者畜之裕矣糶之過者謁之通矣
行之未幾厄之已至三歲輒易之官果無以勝世世長子孫之吏則
山居谷汲而草木食者何特得與都人士比耶必有視飢由已切切
然為無窮思者乃可爾後十有四年衛君植來日攢眉民食曰吾民
獨非畿內赤子乎前令尹豈無以 聖朝加惠畿內根本之心為心
者乎訪之果得黎君記墨本即按之以責償乾沒之吏復痛節縣用
之尚可節者以附之視黎君更多其半以乞糶大尹不可則轉糶之
鄰邑陸行而擔負謀什一積者重立倉貯之春而夏市而鄉計戶出
糶價用復平民雖以為感君猶以為慊曰糶之鄰邑孰若徑糶之浙
右之為價廉也民雖以為喜君方以為憂曰親之黎君又孰知吾今
日之事為必可久也戊辰歲九月秩滿如京遂面白之今大尹侍郎
潛公說文曰其不敢以已去志百姓潛公感其言慨許之通糶如君
請繼君者方將藉以施無窮明年冬君與余同僚桐川尚屬余記其

事信乎君之視飢由已切切然為斯民思者滋無窮也余惟三代
平糶法非不平糶也井田家私百畝民固無俟於糶一入何俟於平
井田漸壞民不免糶平糶自管夷吾始矣然為強國計也未必為仁
民計也為仁民計而平糶者我朝也平糶以仁民冀復承平之舊者
我朝南渡也昌化去天咫尺獨若盛夏之有糶草然至黎君而後能
平其糶至衛君而後能久其平使分教者人人衛君其心也吾國基
本日以厚 聖朝之仁天下者無或壅而不通恢中原有日矣豈久
於東南哉君吳門人大參文節公猶子有家學熟典刑故其設施闕
大軀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廣德軍兼管內勸
農營田事黃震記

止庵記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初誠校文官天台舒君漢章明爽好修
之士也屬余作止庵記謂將朝夕助觀省余謝再三不獲則告之曰
知止不殆此老氏之所謂止退全一已之言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北字陽說記

杜新民在止於至善此孔門之所謂止兼善天下之義也漢章方以
孔門之學發身豈有取於老子者哉亦相與講明至善之所在耳入
學自為人君止於仁至於朋友交止於信雖所止之日凡五要不過
舉其大以槩其餘實則一事一物之微一舉一動之暫無非天理之
流行則亦無非至善之所在皆不容不求其所當止之地也雖然人
必有所不止也然後能得其所止一或自止則志愈類惰工夫不續
人者一雜天者已擾而何止之有故夫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
也漢章試深思而實跡之當有不容自止者毋但曰止而已云

紹興府添差通判聽龍山堂記

越自秦望山擁千岩萬壑之秀奔駛真過每偃輒發極而歛結城雉
萬傑千昂昂乎若踞世以其形似名卧龍山龍之首距水水之外再
起小圓峰名火珠則繡衣使使節駐之龍之尾天矯出水上林麓特
秀則西園基池之勝叢之龍之右脇南嚮為府治而其左則負外承
之聽事亦南嚮挹之且因其稍遠而卻視也又反得盡見其金朝露

出沒萬變觀者眩轉狀疑飛動至或風起雲湧急雨隨至則雲
化奮迅勢幾逼軒窓故古人復作堂勝處而扁之曰龍山感溥六年
夏五予易地此來與余侯交龜洗爵其上時侯方葺治一新風景益
勝然堂偏則侯已取別駕宜英儒之句改曰宜奕矣予問故侯慷慨
言曰予獨不聞五乳峰下卧龍石乎晦翁先生為繪諸葛公像而記
之曰來者尚有以識予之意知晦翁之所以繪諸葛則知吾之所以
名宜奕予但為我記之斯意也言無來者識予奇其言因記之以俟
人中龍侯名垓字元暢三衢人忝祠忠肅公會孫予則慈溪黃震東
發

紹興府禹柳塘記

錢塘江濤之壯名天下其東自海門分而入長山龕山兩崖之間者
實越越之新林其地處以曲長風巨浪日夕舂撞其下豈惟居民凜
凜動與天吳海若爭疆界越東南大都會為畿內輔藩今又為帝鄉
往來行都者總之無不由此途出其所關係又豈偏州下邑利害止

於一方者比武咸淳六年庚午秋海溢浙東新林被雪為甚岸址蕩
無存矣太守劉公具以其狀聞朝廷亟為遣吏經度議改築新塘計
費用石當縉錢三百萬用土膏十之一公以力未及石請用土而故
地莽為一壑潮汛翕忽土立輒崩去公親臨按視禱之神曰此朝廷
所加念者願有以相之未幾沙果驟漲始得立巨壘數萬如擲為外
捍吏民騷噪奮鍾雲興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踰丈其廣六丈其長
千九十丈橫亘弥望屹若天成公率僚吏行塘上醴酒相賀曰非朝
廷之賜不及此而川后效靈其忠亦不可忘也命立之祠且植柳萬
株大書其扁曰萬柳塘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既而念不可忘日
葺也復請之朝藉新林塞兵馬之西興都巡檢使任責焉蓋公雖力
未及石而塘之堅緻殆不減石矣然聞自晉帝王之建都定邑未有
不因長江大河之勝而自昔水勢之衝橫侵軼反多見於盛帝與王
之符是豈有他哉水之東西驟定本其常性世治日久則濱涯漸
漲故水至輒易為患如河決不聞於他時而獨聞於商周西漢及六

朝之隆是其證已我朝自旺蹕錢塘距水弥切樓臺百萬多曠
麥桑田之地凡司為障障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越去行都咫尺實共
此江濤洶湧之險水性匪西即東利害每相關又宜何如其為隄障
哉頃歲庚子潮齧錢塘輦石而後奏全功今歲在庚午適三十年是
為天道一小變今日之東齧新林即前日之西齧錢塘者也雖賴餘
福之所罩魚龍百恠已帖息必欲為久安計尚惟後之人因公之志
續公之功輦石如錢塘爾公名良貴東嘉人時以太府卿直華文閣
出守董其役者參議官金華登公名桂明年辛未二月十日記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縣之有學於教養為最切蓋士方少長閭里聞見未雜父詔其子兄
率其弟必先使挾策游縣學於斯時也蚤正而素定之是水方出而
澄其源不初生而培其本關係異日之成就夫豈小小我朝深察其
所以然故凡縣無不置之學士大夫亦深躡其所以然故凡有位於
縣者無不振取於學如明道之宰扶溝如晦翁之仕同安休風善教

至今聞者興起曾謂今人而遠不之若乎夫何風俗事勢之日變薄
書期會之日繁乃或視學校為具文否亦因俗墜而靡暇我 先皇
帝善通其變始詔天下縣學各置官主之與州郡置教授等聖慮深
遠所為人才計者可謂悉矣然方章創官多飢而居市巷猥褻師
道不嚴或猶病為縣者奉詔之未更長興號畿內最大邑亦一再更
官無所乎寓咸淳六年嘉興陳君巖來始即叢桂堂增飭為聽解規
模宏敞觀聽一新考德問業之士至者無不為之踈動洒浙此正於
師道有闕而非徒為一已便安計也乃龍石壁間眈為居是官者刊
列姓氏因三山乘君龍從求余記其說使來者皆無愧於其職焉余
聞司馬公記陳院題名謂某也忠某也邪讀者為之凜然今縣學官
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其善教養者不善教養亦懼觀者之指摘
爾然諫官雖尊風采止於一時縣學官雖卑教養垂乎長久是尤不
可不深究其心者也夫教非課試之謂而道迪之使一於善尔養非
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沈于成爾不教之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

本其小其弊之來非一日而工習間有難言者今幸 聖朝深究源
本創官設教授法歌盈耳在在皆武城之邑况長興去行都咫尺山
水亦拔士多穎特擢高科登顯仕者頃背相望非學校之力而誰力
是可不足於其教養之實而求之乎陳君忠肅公五世孫斤好誣以
真堯黜新經而崇理剛正篤實必有得於家傳之素者師道立則善
人多惟君勉之後來者將於此乎取法咸淳七年二月望日奉議郎
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黃震謹記

紹興府重修圓通寺記

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後世佛氏之祠徧天下古者水旱禱於山
川後世則捨而禱於佛氏之祠夫雲出於山龍翔於淵歛散翕忽生
意勃焉此百穀以之生萬民以之育造化之最顯顯而人人之所共
目故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其禱之也則宜若佛氏自謂出造化外
其於造化果何闕且曰兩曰霖果其職乎否耶余為此疑久矣及來
紹興府見圓通寺祠觀音稱禱雨暘應輒如響因嘗思而得其說蓋

聞四明大海中有山曰補陀世稱為觀音之居凡焚香而往航海而
求者率見紫竹梅檀見乎瓶岩石見真珠瓔珞往往與世之祠其像
者巧相合是大海為百川之宗觀音為大海神異之宗宜雨歎翻旗
勅雨下士宜賜歎捲浮雲歸太虛靈爰應禱理勢則然誰謂雨暘非
山川之事而鬼神非造化之迹乎誰謂佛氏之有觀音為出造化外
又誰謂觀音非有功於民而祠者乎太師判宗福王嘉其然為民請
於朝得度僧牒一十道再修圓通寺屬有德之僧曰如聞師者主之
於是寺之講堂若齋廡若廊廡若庫厨以至蓮之亭柳之堤一一增
新光耀奪目恍若補陀山神現之境移置人間世繼自今越之民水
旱必禱者其心愈有繫焉是皆 聖天子加惠帝鄉之賜而 太師
判宗福王申請之力也詎容不書若夫寺之創於吳越王錢氏增大
於郡太守清獻趙公諸公貴人第弟必喜則各有古記石在咸淳七
年二月吉日奉議郎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黃
震記

撫州崇仁縣黃洲橋記

天地或航之浩然而赴壑也或梁之隨其宜而各制其用資其利而
不嬰其害茲人之所能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者哉撫州之西南萬
山翠嶺水如天落袞袞東奏餘百里穿度崇仁南北兩市間每風雨
晦冥洪流驟漲輒咫尺如千里備往往齊以舟而舟所以駕渺茫非
所以交湍急也維楫一失御人已葬魚腹中淳祐八年邑之寓公若
人士共議初石梁越十五年至四明史君百之為宰始汔于成居無
何燬于火邑人嗟痛不自勝咸淳庚午歲建安趙君若暑以丞攝邑
事屬好誼之士陳君絳中合眾力更新之為費一萬一千緡有奇為
層級以升崇四十尺為屋其上四十楹南北為之門而中為之祠氣
勢突兀凌轍空碧金朱璀璨浮動溪山不惟貫澈南北市謳歌雜遝
晝夜聲相聞湖廣數十郡道此以趨行京者亦皆繩繩乎載驪車以
東無復需于沙矣邑人復矜喜不自勝以識有黃洲高丈崇仁出相

語請大魁文公大書其扁曰黃洲橋而屬余為之記余謂橋為濟
人設也橋成而宰相出所濟又豈惟此橋之功而已哉惟邑之人士
益自勉咸淳七年九月十三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臨川畫圖記

衡嶽之秀疏而入湖南江西數十郡凡歛結而停峙者往往為州其
再發麻源勃鬱百里或起或伏然後徐而盤據于臨川之上者是為
撫州獨立物表俯瞰闔閩見林阜層突理霏掩靄日橫陳於几席之
下者是為撫州之州宅欄檻倚空一目無際見濃綠成堆愈遠愈奇
雖圖畫有不如者是為州宅登覽之亭亭不知始何時亦不知其初
何名嘉定三年林公岳再拜自謂從祕省出守因名瀛洲氣勢恢宏
視音尤勝然祕省之佳稱施之偏州疑未安而瀛洲又列子寓言耳
為有所謂瀛洲者哉咸淳七年秋余既奪之新客請易名臨川圖畫
庶於景物為稱余惟自衡嶽疏演而為撫自撫州環擁而為宅自州

宗小窳勝而為此亭蓋東南扶輿清淑之氣至此獨積之厚而發之
宏造化融液生意洋溢此正宅生千里者所當躬認而興起各瀛洲
固非所安名圖畫又何足以盡姑惟易之以狀髣髴云是歲辛未十
月朔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震
記

撫州重建鼓角樓記

鼓聲壯角聲悲則感慨壯則激烈所以肅邦侯之號令而作三軍
之忠勇故凡郡治必崇鼓角于麗譙撫州獨不于麗譙而別為樓于
其左之高阜或曰昔危侯治州宅識謂水侵鼓角故徙此或曰阜之
下有奇石昔或宄之噫氣如湧名羊角山羊陽也鼓角聲亦陽也故
置此以予觀之他州惟麗譙為高此州則惟此阜為高乘高申徽聲
發天半誠莫此地為宜豈必如或者之言哉然惟其左雖郡將莫之
登臺輿汗踐樓且就圯咸淳七年冬余始新其陳陋疏以標檻山川
城市盡在一目登覽者欣然謹謂此一州之勝昔湮今顯宜於威崇

乎有助余則念根本尚有在爾夫肅號令作忠勇鼓角也寓之鼓角者政也政平賦理軍民兼足士飽馬騰歡聲浮譚則鼓角歡亮皆政之發否而徒恃鼓角為難有是乎幸今 朝廷清明根本所在士大夫正宜汲汲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氣方清之初耳靈龜之逢逢聆梅引之鳴鳴清吾政本所自出又在此心也哉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承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為甲一戶逃亡九戶倍備逃者愈衆倍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

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余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當遍通法立於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於儒先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荊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 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初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 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求代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餘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九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備往往而然始不勝述及未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

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俾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亦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及閱實其始未蓋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粟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裳記

邵武軍建寧縣綬城驛記

驛記而後以仁者克己之說辨其親如
韓人取印人之文贊
流法固或有其者
所當也

咸淳七年秋知邵武建寧縣程侯作綬城驛新城走書屬余為記余謂此固天理之當然而仁者之事願非克己私者不能為之尔夫仁者以天地民物為心故必欲無一之不得其所不特施於吾國者為然雖其施於四方賓旅者亦莫不然如成周之有候人有野廬氏皆發於一念自然之仁而後世則不可以例論晉以隸人之垣廬諸侯而人譏之及高大諸侯之館則衆附之此其崇飾勢不得不為漢以乘傳達命令於天下唐以館驛使輸奇賦於中都此其程督亦勢不得不為而又皆以國家之力而為之雖未必果為仁者之事亦何俟士大夫克己之私而後能為之耶我朝自朝廷而監司而州而縣脈絡相通臂指相使不事驛傳之督促無待使指之旁午惟在小置都亭驛置班荆館以待四夷來王之人州縣則一切惟其自置安然與天下相安此非迫於勢之不得不為也承平日久財用日繁而縣令受煎熬之極治事之廳燕寢之室風雨不蔽十或二三而况於此又窘於力之不暇為也勢非不得不為力又不暇有為而

德及為之非仁者之事乎非克己之私以成其仁者能之乎益程
侯之事是已侯禮舊驛之不存閱至者之無歸而新其驛九十楹計
縣幣之垂磬馱浮鹽之有贏一毫不以自利而用以建驛者錢踰萬
緡此三代設侯人設野廬氏之盛心而我朝分牧以仁民之心也
侯之仁其民於是他可類推而他日贊我朝之仁以仁天下亦從
可預推矣豈特一驛之新云乎哉余故悅而為之書若夫存縣名之
舊扁曰綏城廳曰睢城第一東曰必葺西曰欲留又中為告新之亭
而名其左為願豐右為所憇且為一堂二內以附其後名見思巨麗
翬飛甲於遠近此又特其驛之細侯名夢桂字月卿世居建安云承
議即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新建增差教授廳記

仁義禮智之性具在人心所以開而明之者則存乎教詩書禮樂之
教其在方冊所以講而行之者則繫乎師故師必明聖經而後可以
淑人心必淑人心而後可以轉移風俗上為聖天子躋世太平之

助自辭章之學興而士未必知經我神宗是以創經學士猶多
詞章發身而職教者又未皆經我理考是以創增教云者從一州
各備一經師于以上續三代聖王化民成俗之初意其責豈不甚重
乎哉方是時撫之郡博士業詞章於是增教用經為師必舍選名流
則居之其事又豈不甚盛乎哉然事以創見為難官以後至為客今
且十禩無所乎寓敝屋而居聯幕編伍師道之尊何有而可以聳觀
聽新士習耶上饒程君紹開來謂道必依形而立理必與勢而行始
慨然以創聽事為已任前太守繆侯嘉其志首助之余繼至聞其事
又助之然坐郡凋愧未能盡任其責君乃捐俸傾橐日積月累迨垂
滿秩事始獲就高其門閣揭之題扁宏敞明潔過者神竦猶無不知
增教之所由始而况士乎其必肅然仰洒然異矣然則乘此作新之
機可不益求經學之實者乎夫所貴乎經學以其明義理

也今之業經程文而已耳或謂科舉累人弊遂至此余竊以為不然
自昔人主不能自治其民必求天下之秀異以與共治自昔人士亦

無以自達於上必吐胃中之抱負始克上達故今之試士以文即古之敷納以言科舉豈累人之具哉天下之事理無不在聖人之教事必踐實士能行矣而著習矣而察雖起居服食之細皆足以驗天理人事之則而况大之為科舉其或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雖仰天俯地尚不思覆載之恩瞻日顧月猶不知照臨之賜又何有於科舉粵自世教不明經術道微上之試於我者本以性命道德本以古今治乱而我之應於上者自以其穿鑿自以冀浮靡今日之試於上者尚能言及天理尚能言及仁政他日之施於民者自或流於人欲自或流於貪刻言行相違窮達異趨國負士乎士負國乎法弊人乎人弊法乎程君之教人以經也固不離乎文也而文即理之寓言即行之副窮即達之占也君之教人豈必他求亦惟因其文使各踐其實而已君始薦于鄉即上 先皇帝書萬言 先皇帝為之嗟賞不已其在太學以行誼稱權奸誤國退不就試今橫經于撫適歲饑厄無預於政而故才張氏言國才踐其實矢身教者從吾道何幸余

悅而為之記咸淳七年辛未歲七月廿六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屯田事郎制軍馬黃震記

江堂實得齋記

盱江江仁甫嘗求陽山吳君名其所居曰得齋已幾年矣求大參包公宏齋為得齋銘又幾年矣今既老尚求余為記亦足見好學之不厭矣然余何人而敢替且仁甫本宗象山之學須袖臨汝書堂餘二十年又日講晦翁之學朱陸之學皆世所宗而其說不同或相排舐仁甫能兼取而參酌之此其所得又豈晚未敢輕贊一辭辭不獲命姑誦所聞蓋聞有得於天者有得諸已者已之所得正以全其天之所賦豈有外於天者哉仁義禮智之性人莫不有得於天而人之賢不肖乃人人殊正以能得諸已者寡耳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曰深造又曰以道則其於義理之間果宜何如其用力而後可以言深其造既深猶以為欲其自得而不敢必以為得意者工深力到久乃自得而自以為得者則理未必然而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乎孟子又曰求則得之求之云者誦詩讀書隆師尚友精思
力踐孜孜汲汲皆求之謂求則將有時而自得矣安有不求而可以
言得者乎抑愚又聞之孔子之教人多以孝弟忠信而未嘗言及性
與天道孟子生人欲橫流之時始出而言心與性周子生傳註訓詁
之後始出而言陰陽性命之源皆發明其所自來使人歸宿於所實
用人知此身之所主者心此心之所具者性此性之所本者天造化
流行純一不雜此身雖小造化雖大而此身實與造化參則超然獨
立於萬物之表利慾不得而昏

第忠信之行自

無缺故凡子學周子之說無非隨時救弊警人心以翊吾孔子之
外立一說而求為過高也譬夏挹水於淵正將歸以齊烹飪之實非
其清冷而已也譬之植木於山正將積以成棟梁之用非曰遙挹其
直器于已也世之口置孝弟忠信而不言而想造化陰陽之真與身行
說判為二途苟如是而自以為得焉於蘇明允所謂誰不曰道不在我者也
秉實得乎否耶仁甫孜孜問學老而益堅其有得於此也必審故誦所聞以
求教焉非敢為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之八十七卷畢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八

記三

撫州重建教授廳記

撫州古名郡至本朝尤號人物淵藪德業如晏元獻文章如王荆
公魯南豐儒學行誼如陸象山兄弟一門之盛其餘彬_二輩出幾不
容偃指嘻果孰為之而能爾哉學校漸摩之功於是為大師友淵源
之自於是為切士大夫為聖天子分任教化之責者於是不容不
重加之意矣咸淳七年余叨恩來守始至抵謁先聖仰黌舍之
巍如見衿佩之鏘如方為之欣然以慰既而考其實士之得食於李
歲終二十有七日為之師者無所乎寓至微屋委巷以居師弟子之
百日踈而絃誦之聲以希又為之慨然以思天佑斯文無往不復時
則有若_三侯正文以名儒宿望來為通守首藉其覈吏卒之蠹以全
生員之養士既得日遊於李師豈容不日與之講於學亟訪廳解舊
地得之李官東北隅去演道堂不遠只尺於日入而講為尤便蓋前

人所以處置之意密矣於是郡博士鄭君初至官即屬其更之新始於十月辛卯成於十二月甲寅數十其楹一旦突兀教養兼備師弟子得以日親君因請為記余曰未也古者養非飲食之謂在優游以成其器教非文字之謂在切磨以進其德士今得日游於李矣苟尚惟飲食以為養師今得日講於李矣苟尚惟文字以為教視前日亦何能大相過且六經之訓具在諸儒之說愈詳夫人能言之而人才反不古若者其故果安在良由利祿之途既開卑陋之習以成有隙必投見利必動其本既非雖學無益或反滋其欺耳夫亦反而求其大者使小者不得而奪乎天生萬物何物非天人為最靈實與天一宇宙吾廣大日月吾頑明風雲吾變化飛潛動植吾仁心流動陰陽代謝吾窮達有定士苟以此而為心以此心而為李則亦何卑陋之能溺而實德之不克耶君今棟宇一新幸在此州林壑奇絕處大江橫陳豈無感於夫子所謂不舍晝夜者萬象呈露豈無得於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宇宙之廣大在此日月之精明在此風雲之變化

在此飛潛動植之自適陰陽代謝之無窮無一不充滿勃鬱於此上其氣象果何如自得當何如君其率先哉士其作與哉先正之彬上輩出者氣脉其益昌天下國家其有賴而撫之為州其亦求仁有光榮哉君名濟字行可金華人司其役者郡之秀士黃中禮咸淳八年壬申正月承議即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平糶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歲大歉民賴以金活甚眾余嘗為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為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于畝當益下其直求以濟民為平糶倉與社倉對又屬余為記且切然欲為子孫之戒余高其誼嘉其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為之言曰善乎乎之為義乎是豈獨可為君之鄉黨賀正可為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戒為哉蓋天下之理至於平而不可

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
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衰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
子所以躡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愚也
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為尤甚故君子
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
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恃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
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
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乘其有餘而又求益者疑益矣
要其久反所以為損今君有餘粟而能平其糶吾知使鄉之常得其
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
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俟訓戒為哉因書以遺之使有
粟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上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
人上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
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靈谷山隱真觀記

天開地闢而川流山峙帝興王起而畫野分州各于高山以定祀典
在四方則為嶽在九州則為鎮在諸侯之國則為境內名山是為風
氣之聚是為神明之居是為興雲吐霧潤澤萬物民生利賴之所從
出故聖人之所事即造化之所在至秦漢始以真仙稱實則不外吾
聖人者矣若撫州之高山其惟靈谷乎靈谷在萬山絕頂隱真觀又
在靈谷山絕頂此觀其又祀典之寓者乎咸淳八年秋余勸民種麩
麥嘗一到其上道士在守靜驚喜出迎謂自前太守張于湖後此山
猿鶴已百十年間不聞車蓋聲此觀危插半空不堪飄搖摧圯幾盡
守靜方一新其居而郡太守適來豈有數耶願為真仙記之也余謂
真仙非余所能知然此山為此州之鎮此觀寓此山之祀猶州之祀
典也是宜書青冥風露間飛薨縹緲下瞰人寰僅盈一握此絕境也
亦宜書世之為琳宮梵宇者依深山密林享安樂尔此獨人跡不到
處使世慮毫髮有未除殆不容一朝居而子安之此難能之事也亦

宜牽運得書雖然未也頃余此來嗚呼難哉捫蘿踏磴分寸躋攀悔
而欲返者歎矣俄而登峯造極豁如有得便欲凌風神遊八極士之
求道先難而後獲者獨不類此哉守靜大笑曰敢不勉固併請為記
守靜能詩好修創此觀者丘佐實其上世其詳見前記云咸淳八年
八月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重建擬峴臺記

宇宙間奇觀其惟山水之會也哉亦惟水之來者遠而山之截者驟
斯為奇也哉江漢東奏數千里以相合漢之將合於江而未合尚數
百里勢方犇駛豪擊而峴山巋然壁其衝遂為宇宙間一奇觀江漢
之南山川磅礴遠目閩廣其來亦數千里乃有貯水北奏撫州山城
下將數百里以合於江林阜旁發秀蔚無際而城崇亦巋然壁其衝
又縣南一奇觀嘉祐二年太守黃震記其詳見前記
圖畫其文流布四方人人爭誦如身遊此臺出雲霧而臨風雨凡所
謂水之浪波洶湧破山拔木山之蒼顏秀壁巖崖拔出與夫平岡長

是絕愈奇矣然公惟頌詠此川之樂未嘗有羨於峴山之事也政和
元年太守狄公再葺此臺時則有若溪堂謝公又為之記始謂叔子
之於峴也悼歲月之易失憤功烈之未成登山臨水慷慨激昂而鄒
湛輩乃進溢菑之辭不能贊叔子之決其言憤發抵掌功名期與天
壤相敵夫豈與曾公異旨哉嗚呼是當觀其世也已夫自混沌既判
造化融液鍾之則為山川之奇絕孕之則為人物之瑰異登臨嘯詠
天者妙合蓋無一非自然而然峴山正不待叔子而後重此臺亦何
待擬峴山而後重典乎非正南北勢分羊陸區區各私其主此豈盛
世事而登山歎息可為佳話耶於皇我宋時至仁祖八荒一域
所至皆春遊峴山者自熙然於大江之此遊此臺者自熙然於大江
之西裴公之築曾公之記皆不過取形勢相類而言初何羨於彼新
法紛更紹述挑釁時至政和何如時也譬之大木板葉已有害不特
本之檢矣謝公以邁往之才憂寂寞之濱旁觀默察豈無先見此記

持有所託而發固不暇言此州之樂亦豈真有羨於峴山之事哉咸
淳七年余承乏此州顧此臺特卑陋不稱其景物屋亦老且壓矣明
年乃盡撤而更之高廣皆視昔加倍欄檻一開萬景皆入有無遠弗
角之象焉迺方是時襄漢適以捷聞豈有開必先此殆有默為之兆
者歟繼自今盡洗楚氛之惡重遊峴首之勝熙然一家吾見復如嘉
祐時磨崖頌功朝夕泚筆豈特記此臺之重新而已乎是年九月朔
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堰合樓記

混沌判而山川列元氣會而魁傑生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越於天壤
間有此停涵則有此發舒有此山川則有此人物崧嶽降神生甫及
申自昔而然森不容遏迨我○本朝重在科目則又往往應於龍頭
之選有開必先形為詩謠者率亦所在而奇驗撫州人物甲天下故
老相傳乃亦有謠曰文昌堰合狀元生曰蠡湖衝破狀元生蠡湖在
州之南城縣縣今別為建昌軍歲在丁未蠡湖水果衝破是年張君

微廷試果第一蠡湖驗則文昌堰之驗必矣堰在城東楊家堰家
兩洲間其地正與郡學龍首相直迩年以來堰忽驟合應如蠡湖豈
伊人力也哉時兩將興山川出雲鴈塔先題斯於斯兆余故作危樓
百尺於郡學之龍首俯瞰文昌名之曰堰合以應佳兆以作士氣以
預於此州曲江宴集之所雖然造化幾年融結國家幾年涵養祖父
師友幾年積累教訓而後得以一介士膺 聖天子親擢鴻臚首唱
繞殿雷歡四方人士想望風采下至兒童走卒亦無不駢肩累足瞻
望咨嗟金榜一開即指為當世第一流人物於戲宜必有以稱此矣
王沂公何人哉予何人哉咸淳八年太歲壬申十月丙戌朔朝奉郎
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四明黃震記

趙提幹寶善堂記

始余與趙君元父同官行都嘗屬余作梅溪記余固嘉其生長富貴
而儵然有出塵之韻矣越五年余官江西元父復自行都走書千里
為余記所謂寶善堂者余又有以占其學之益進為之敬歎不已不

止如前日所見而已也蓋嚮以梅溪自名猶不過悅於風月之清今以寶善自名則必能造於義理之粹非篤信好學日盛月新誰能至此余則謂元父此心實已發於自名梅溪之初有因此心之發而又加勉焉則元父之志向尤過人遠矣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善必有利人性無有不善而夫子猶歎善人吾不得而見者利奪之耳元父以王孫公子之貴處紛華盛麗之地凡世俗之所謂寶粲然其前者何限而獨拳拳以善為寶豈非風月論交一塵不入素有以洗去富貴之習而能爾哉然使終於風月之清而已則拈花弄葉飲酒賦詩始亦不過流連光景之樂視沈酣富貴者雖有等差視潛心義理者尚猶有間也乃今真見天下之至貴至寶者皆無以加於吾心之善而寶之殆濂溪周子所謂塵視軒冕芥視珠玉超然獨立物表之意較之東平王為善最樂又將競上保守焉則元父進學之功為何如哉詩曰价人維藩大宗維翰而釋者以价為善蓋國之所能強者以大宗而大宗所能為國之強者以有此善元父大宗也以善為寶

士豈惟元父之慶實我宋無強之慶故悅而為之記咸淳八年冬朝奉即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繆存齋朝陽書院記

東嘉繆侯存齋作室舊廬之東室之東為沼沼之東為江每一晨興日光滉漾因名之曰朝陽書院而千里走价厲余記之且曰吾將終樂於此爾余謂盡乎侯之為學乎夫人心與造化而流通尤於其始初而興起一候蟲時鳥之應一春花秋月之新猶使人之意也消况日為太陽之精而朝為日出之初劃如天開萬象昭蘇人於斯時以旦氣之方清對大明之東生天光內發靈臺虛明陰濁有不期而自清善念有不期而自興儻能由此念念而續日日而新人亦何天之間哉侯之用工於此深矣富貴儻來榮華飄風宜無以易此心之樂者矣然日君象也大昕視朝吾君方將以其明明者照天下精白承休淨除陰曠侯獨忘朝陽之鳴乎既承命為記復書此為勉庶幾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朝陽書院之名亦流光無窮也咸淳八年嘉平

月朝奉即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鄧黃震記

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泯也亦以仁凡前代
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士木遊幸科取無藝之擾盡絕民心咸洽無
所于報每歲流虹之日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蓋發於
人心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生亭於南
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士子讀書湖西山上因或易亭篇曰風雩使得
將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雩之說乎雩者禱雨
之地非士之居也風乎舞雩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事也縱點
掌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雨奈何今借用其名而遂以廢祝壽乎
若放生而命佛者執役此即舞雩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君云
爾眾乃謹請復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也
別朔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夫先仁民而後及
無徒以一時羽毛鱗介飛躍為仁而必以平日耕桑隴畝無愁

仁是又在任宅生之寄者求其本咸淳九年正月朝奉即知撫州軍
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萬載縣尉婁君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半面雅而書郵
終繹過於平生歎豈臭味之同以余為可語者歟余既叨恩司臬將
行君又貽書謂尉解久摧前尉皆莫之居今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
清心願為記余於是益有以覘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郵終繹非世
俗翕翕熱矣然六經無清心之說謂心當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
始其後荀勉謂省事不如清心宋璟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惡天
下事繁多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底自朝
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豈由我而欲清心
以省之乎余初筮亦尉吳門事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如麻余雖不
能清心以省之亦嘗清心以應之上惟知有皇天下惟知有百姓惟
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亦徐就條理由是知清心以省

事者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各南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新除江西提刑鄧黃震記

建昌軍溢溪橋記

行江為閩廣數十州往來要衝而山水峻急類多川流之阻如龜湖渡則閩廣所道以至行者也如溢溪渡則又由行所道以至行郡者也龜湖舊無梁以舟為梁每風水驟至輒飄忽摧敗雖舟且不自保至若溢溪則併造舟之梁亦無之自昔州縣長吏思所以利此者已幾年而未之能豈數亦有待歟咸淳七年武學諭涂侯為負外丞始捐俸為倡四方豪郡助者交至甫逾年遂成龜湖石梁三百尺湖之舊為梁者舟二十有二侯又益之三十有二移置溢溪為浮梁夫然後閩廣之道於行與夫行之道而之行都者無一不如獲平地古人輔相財成平險阻而濟不通所能配天地稱三才者侯殆庶幾焉非

特從紅輿梁歲舉政事之常者比也然自昔州縣長吏歷千百年未敢舉其一而侯兼備於期月之間豈果數云哉為民一念足以感動雷動響應遠近翕然則雖難而亦易天下事每如此於侯之津梁可類雅已夫侯本負外丞濟民於津梁尚如此推此心也以往他日得其位以道濟斯民其功用又當何如哉石梁已屬省身先生雷公貳卿為記又屬余記俾梁姑述其槩如此侯名演撫州宜黃人咸淳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新除江西提刑鄧黃震記

撫州仁壽堂續種梅龍記

紹興十九年顯謨李侯為撫州種古梅仁壽堂偃蹇橫出世稱梅龍四方至圖其狀以百越百二十有三年而余來則梅已為閣松蔽日者所萎僅餘根餘在余情之因擇所之夫矯非閣松可萎者再植之一歲開秀發穎出駸駸將克肖侯之四世孫南雄使君適僑居於撫喜前人之迹有繼也屬余記之余謂是有可記者存其僅有謹終追遠之義續之新有存亡繼絕之義偃蹇者名揚天矯者氣伸凡皆於

入事有闕至若風雨霜露不可一日與地之神氣隔此又足以觀造化然又豈惟此哉造化之妙不驗於假大之日而驗於絕續之幾窮冬既寒生意幾息一花初白萬宇皆春是梅為天地之仁之發見而仁為造化生生不息之機國家於天地之仁而躋民壽域凡住宅生之寄皆宜知所觀省然則縱目今仁壽之堂此梅實一鑑之存母伯效應流詩酒巡警索笑咸淳九年癸酉歲四月四日明准黃震記

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聽記

道原於天關於伏羲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大成於孔子苟有異於孔子者皆非吾之所謂道矣戰國時楊墨嘗害此道孟子闢之而道以明漢魏以降佛老嘗亂此道韓文公闢之而道又明唐中世以後佛氏始改說心學以誘此道濂洛諸儒講性理之學以闢之而道益明伊川既沒講濂洛性理之學者反又浸淫於佛氏心學之說晦庵先生復出而加之是正歸之平實而道益大明其說雖根於於無極實則歸宿於仁義中正雖探原於陰陽性命實則駘駘於

行履雖亦未嘗不主於心實則欲正此心以達之天下國家之非其他所謂即心是道絕物而立於獨棄實而流於虛也我理宗皇帝是以躋之從祀以表章其學天下學士大夫是以立之書院以習其說斯道所係天實為之夫豈人力之所能與於此哉臨汝之有書院初於淳祐九年實江西提舉馮公去疾為之倡書院之有勅額賜於咸淳七年實吏部侍郎曹公端子為之請是年勅額既頒始初山長實提舉今歲講李公雷奮為之選碑四明黃君翔龍實始膺是選震時為撫州實始建之聽事君因屬余為之記震謂聽事之始未不足記之君之所職為甚重則有不容不記者故書晦庵之所以是元理考之所以表章今皇上之所以賜額建官者使君盡心焉斯道之第第相續以明端於此乎自積罔俾多士復流於虛以自異吾孔子云咸淳九年癸酉歲正月吉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謹記

撫州臨川縣主學廳記

國有學州有學縣亦莫不有學朝廷之所以教育多士者備矣國學
有司成博士官州有教授又有增教授縣各初之主學朝廷之所以作
成多士者愈詳矣然天下之事莫不以久而盛亦莫不以盛而衰國
學自積分出官而士以多壞州縣學自職事給俸而士以爭利壞
縣學之歲入能幾自添主學官又與職事爭利租方入而空弟子
貧終歲無養絃誦之聲遂絕而縣學為尤壞士往往以此竊歎余所
至亦往往實見其然及來撫州始見臨川王學鄴陽胡若繼張獨能
絕其所謂利者而惟我之振旬有課月有試講明義理躬行身率遠
近莫不聞風而至絃誦之聲琅然嗚呼為主學官者不當如是乎朝
廷所以勸主學者意不在是乎余敬而愛之故為置聽事君命為記
余故為書其事使世之為主學者皆知所效法且明天下無不弊之
法而興之者 人咸淳九年癸酉歲六月吉日朝奉郎知撫州江
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泯也亦以仁凡前代
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科取無藝之擾盡絕民心感治無
所乎報每歲流虹之旦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蓋發於
人心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生亭於南
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士于讀書湖西山上因或易亭扁曰風雩使得
游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得復至餘曰若知風雩之說乎雩者禱雨
之地非士之居也風乎舞雩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事也縱點
嘗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雨柰何今借用其名而遂以廢祀 壽
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執役此即舞雩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 知尊
君云爾殺乃謹請復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
也因別初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夫先仁民而後
及物無徒以一特羽毛鱗介飛躍為仁而必以平日耕桑隴畝無愁
歎為仁是又在住宅生之寄者求其本或得九年正月朝奉郎知撫
州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修造總記

開闢至於今日鴻荒化而文明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能爾哉仰經始之艱難慨繼承之不易苟有一日之責宜何如其盡心矣余來撫州幸承繆侯修城郭一新因續修子城三門再建鼓角樓自是於學校則再建櫺星門修四齋修講堂若門燕翔榭合樓置兩教授廳山長廳於貢院則再建東廊九間增東北廊十五間堂後過廊三間後堂之後新軒亦三間於公宇則再建放生亭縣丞廳修尉衙給林石初主學廳增和糴倉於軍營則建兩禁軍屋五百三間馬步軍三千二間修小教場射亭於亭觀則重建觀峴臺春草亭修愛梅亭拙齋臨川圖畫金玉臺凡南湖亭館於橋道則修崇仁石橋二臨川木橋二十三初黃唐渡東西亭修東路歌頌者於水利則修臨川南湖堤陂復宜黃假樂陂復崇仁赤豐陂萬金陂浚縣市四十年已堙之圳通二陂咽喉凡豪黠侵陂者復其舊其餘工役尚多力凋未能及已除司集姑誌端緒俟來者繼若夫事會無窮根本當護又有大

一日必尊者噫嘻念之感淳九年春朝奉郎知撫州新陰江西提刑

黃震記

李氏天理堂記

撫州李君朋作別墅鳳池之上謂其閣曰人閣謂其堂曰天理堂始余聞而疑焉蓋撫有先儒陸象山嘗言人生堂堂天地間不待他求此人之說所從來也至於天理之說則象山以為非謂理不專屬於天人與天一也君今以人名閣而復以天理名堂若幾於取其一而違其一何耶及君既求上饒徐侯作人閣記貽書復求余記其堂則謂人事之盡即天理所存世亦有人事既盡而天理之感應不可既如顏淵之天壽如原憲慶封之貧富雖聖賢莫知其所以然故理窮而後可以歸之數人力盡而後可以責之天終不可以其或然之數而不盡吾當然之理此則名堂之意而願有以發之余讀其來書然後知合人與天理而言皆君自得之說而本非有關於象山之說也然聞人之所得於天以為人者理也人事之既盡而感應之不可必

者數也理者君子之所安行數者非君子之所與知古之君子修其在我本非責報於天顏子雖天原憲雖貧從容乎天理之常去之萬世有餘榮盜賊雖壽慶封雖富顛倒於物慾之私在當時已拘羸不啻如以數言孰得孰失是天下亦無理外之數故君子之學惟知有理而已是理也惟孟子見之明而守之剛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又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之所以卓然為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亦惟知有天之理而數非其所問焉爾而今而後燕居升天理之堂而深味乎孟子之言則君此心豈不休哉咸淳九年癸酉六月吉日鄞人黃震記

清源隱居記

金谿何君力學而未遇於世恥沒世而名不稱築室清源內為十景以讀書其間曰志堂期隱居以求其志也曰敬室期以敬為入德之門而暗室屋漏不欺也曰玉淵期修身見於世如玉之潤于淵也曰

於龍窓期通徹義理曰自在天期不作聰明凡所以寓其儆戒自正者已無不備乃為梅邊為竹外以寓目品物之生為默察為達觀以潛心造化之妙又為清隱吟所以寄興於吟風弄月之清十景之勝扁題賦咏既盡備人鴻筆復總名其外曰清源隱居而囑余記其詳余聞士之隱顯無異道而行藏安於所遇故不當必於顯亦不當必於隱世固有無其隙而鑽非其途而趨炙手權門之無益回首田園之已無此必於顯者之事固君之所不屑也亦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極意園林以自快忍冥閻闔於不恤此必於隱者之事亦豈君之所肯為也惟夫修其在我聽其在天譬之蛟龍蟄藏于淵一旦風雷變化潤澤天下有不知其然而然此則君之事而斯隱也乃所以為顯凡所以寓其儆戒自立者既得之矣若夫花竹蕭疎亭院紆餘把酒賦詩聊以自娛此不過夷猶目前爾今君之所吟乃至二千首豈真甘於隱者哉余故願君之反其本也咸淳九年癸酉六月鄞人

黃震記

饒州重修城記

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暴設為城郭之守蓋自昔有邦有土者
急先務况邊遠未寧之日乎然城北不修所在相望何也事固莫城
郭之為急費亦莫城郭之為大自端平開邊調度日領州郡往往多
煎熬雖一公守之微有力不能葺者而暇城郭之及我鄱陽古名城
其南枕江而波濤日嚙之其北依山而樵牧日踐之嘉定七年史侯
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邊釁未開郡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
三十年猶不免圯門而故丞相徽國程公為郡時再修則力又有弗
前日若者美况又去之三十年其壞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
淳辛未余友孫侯自吏部出為守以實心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
念城之不容不修而費之無所從出也於是明其賦役而財之隱落
者出節其用度而財之滲漏者窒銖積寸累踰歲乃就鳩工於壬申
臘月之某日竣事於癸酉閏月之某日所修凡十二里計二千三百
餘丈內已圯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臺再築者二百四十二丈

工三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一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七千五百
有奇繡衣使中齋孟侯助之去一萬二千用米七百五十六碩有奇
孟侯助之者四十碩俄而湖水驟漲如東塔寺之開口如東邊之開口
如匯澤門之開口如英烈廟側之暗溝皆苦侵淫侯又為之結洞
門增女臺再築以捍水患者凡六十丈其工費又不預焉嗚呼人方
困於力之不足而侯獨為之有餘裕世方患於文之相欺而侯獨為
之皆確實豈特其才其志為不可及其賢於人又何如哉然侯之賢
於人不惟此也易六畫而為乾一陰生其下即為剝畫六斷而為坤
一陽生其下即為復天下事皆當於其下焉加意爾始史侯之為是
城也為趾用磚總兩其幅今侯之再為此城也其趾川磚至八其幅
侯之政先厚下推此可以類見余於侯之為城得為政法併書與世
之分牧者共之他如甃石為學堤餘一百丈設舟為浮梁又四十艘
工役尚多此不勝書侯名兩矣 紹興人致成今以侍左召咸淳九
年閏六月吉日朝奉郎北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震記

奉真道院記

松陽縣東可三十里有勝境焉前西山後龜泉左象湖石卯岡杯泉深窈殆不類人間世建炎間有留心寧者居之樂山水之可人而嫌心迹之未稱也捐其居為道寮生子僅一人曰臣濟就令為道士改道寮為奉真道院去之五世有留仁卿者生子亦僅一人曰嗣興又今為道士再生所謂奉真道院相望百五十年異世而相符遠近誰謂此留公寧父子後身也施財而樂助者紛至租之始以石計者增而石百屋之始於因舊者飾而大備月樵風檻秀出雲霄晨鍾夕磬響振山谷凡所以奉真之得

而天神森列通得以真稱也然則奉之者其容有不真乎一言必信一行謹一念慮必實上真昭對越無魏斯其為奉真要不出吾之天真而已必如是而後可以稱山水之清奇可

以答遠近之響應可以綿香火於千萬年而無窮余言背真山靈川后必有聞吾言而感動者咸淳九年癸酉十一月郵人黃震記

怡如堂記

余友吾子雲處其弟甚和作一堂日相團樂其間名之曰怡如而俾余誌其意蓋欲朝夕觀省使怡怡之樂久而弗失也余謂此以聖人之訓維持本心之良目擊斯存無動弗契尚何余言之待哉然余與

予笑友也講明聖訓以相切磋正友朋之責其敢無說○告蓋聞怡
如之愛原於父母之天而辭不移於妻妾外人之惑怡之為言悅樂
也人生而幼穉父母並列之膝下均氣同躰歡然為一故善事父母
者其色謂之怡愉其聲謂之怡聲由其父母之愛而流行於兄弟之
間則怡怡其如自然而然所謂原於父母之天者也苟其天也孰得
而愉自妻子之言日入則非天矣自日與少年者詡詡笑語遊戲征
逐則非天矣一聞言之行一異好之奪天者或不免有時而愉矣然
則可不反觀而痛省之乎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湛此言兄弟之天不渝而後妻子之樂愈治或人雖密而天者反
疎良心一動將感然而不自安矣柰何以妻子之私言而愉吾之天
耶又曰春鵠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來歎此言平居相悅
似不如交游之親急難相救終不如兄弟之切反覆觀省良心將有
不期而日復矣柰何以少年征逐而愉吾之天耶子雲兄弟誠能三
復於此詩天者安得而愉而其樂豈可量耶雖然未也詩曰此令克

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此言各盡其在我而無責其在彼也兄或不友弟自不可以不恭弟或不恭兄自不可以不友苟能此道矣雖睽必合雖失必還此則全其天之要者昔橫渠先生嘗釋斯干之詩以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為但知相愛毋相效尤其旨深矣子雲兄弟怡怡之好方都而余友朋切切惇惇之義不敢不盡且子雲嘗從余讀詩故書以遺之且使世之為兄弟者共聞之咸淳九年癸酉臘月郵人黃震記

錄姚縣重修學記

咸淳九年冬金華趙侯為餘姚宰修泮宮成明年春走書屬震曰教化治道之大原庠序教化之先務故董仲舒謂守令為民師帥我朝立法守令亦無不以學事繫銜學校非守令之責而誰責世降以來為令者苦財賦學事往往不暇省朝廷為別設官以主之令益得以諉其責學事反益日以壞如吾邑學廩歲收五百石有奇公厨至不舉煙學官至若且墜吾為此懼亟起而身任其事室蠹節費捐俸以

備學官前序諸生繼捐廩給以功乃新禮殿增之欄楯乃改兩序以便出入而繪從祀於夾廊使免喧襲若儀門若講堂若齋廡下至庖馩垣墉壹是咸新先賢祠昔之敬處者余亦創一堂於東序而合之規模顯設氣象宏大匪惟修舊殆且增飭今而後將與二三子曰講習於斯願子有以發其意震惟邑之以餘姚名以其為帝舜舊地也設學校以教人自帝舜命契為司徒始也舜之教人也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家之所以和國之所以治皆不越此五者今之學古之學也今之教即古之教也今之不古若者何也古無利祿之誘今利祿誘之也然利祿何足以誘我也人之窮達制於天而利祿之有無繫於命不以求而得不得不以不求而喪吾惟即父子而父子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即夫婦即長幼即朋友而各盡其所當然者于以從容乎義理之常而安行吾乎生之素苟能此道而大者立矣則課試可也科舉可也亦帝舜敷納以言之遺意未害其為教也

雖今猶古也。否而真謂利祿可以求而得，真謂讀書可為鈞致利祿之具，疲其神於破碎之學，窮其力於聲病之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大倫，反不知實踐而無魏則，雖游於斯息於斯，弦誦於斯，口談義理，皆非其實，亦胡取乎學校之教，舜之所以始為虞庠者，豈若是其然也。侯今興學於舜之鄉，亦惟以舜命司徒之教人者，教人人，各以舜之所以教人者，自勉，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則旂焉矣。止于魯僖有光矣。侯再書來曰：是也。願因以為記。遂書以遺之。侯名崇簡，其政稱是邑人併祠之。學必有紀，其詳者云：是年三月十日朝奉郎主管華州雲臺觀黃震記。

相山會靈四仙祠記

咸淳七年辛未歲，余方救菴撫州適歲，又旱，吏以舊所禱者告，則皆淫祀也。余曰：有是哉，改而禱于社稷，若境內名山大川之神，雨暘霽應，然猶未洽，惟郡之西南山，余望之，雲日日興，雨常暗，其一方僉謂此相山四仙之靈也。旱劇則迎，以至余用其言，雨均千里。明年旱又

明年旱禱而雨，亦如之。每念一履巖嶮之上，為吾民謝神休，未能也。一日住山道士羅端英謁余，為四仙祠記，余惟四仙之靈昭昭也。余在撫三年，實身被其靈，應何辛託名以寄謝忱。然聞世之稱仙者，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蓋超然於清都紫府，鈞天廣樂之，舊豈常常於此山哉？將遺跡，罔山靈之所呵護耶？否則神靈將無往而不在于耶？又否則今所謂四仙者，即山川造化之神耶？粵自天開地闢，而山川䟽列，雲興霧吐，而民物阜生，凡皆山川之神之為傳，所謂鬼神者，造化之迹。禮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也。相山在撫州，其高二十有，其周三百有八十里，秀矗半天，巍絕四望，於境內為最。鍾鎮真神明之所居，真造化之所寓。今所謂四仙者，即造化之神之憑歟？我先皇帝理宗詔封四仙真人，有曰：爾雖超世絕俗，而未嘗無愛人利物之心。嗚呼！其有見於山川之神之合者矣。四仙梅仙福樂仙巴皆漢人，登仙思壠葉仙法善皆唐人，其始封以紹定四年之九月，其加封以端平元年之二月，凡皆見於前人之述，備矣。惟四仙竊意非有外於山

川之神靈異竊意非有外於造化之跡此則余所願言使撫之人士
繼自今常一其心之所嚮者也初祠在山半禱輒風雷守祠者恐而
遷之山絕頂晨香夕燈登陟亦良苦世猶以其有百姓秋報之微利
動思奪而取之星冠鶴縷之流裳不得寧厥君余觀古者典祠山川
世世不易如姜氏之於四嶽自五帝至三代猶存無他誠積之久則
神應之速也敢併書之以告後之長民者庶幾為吾民常主張是謹
記

虛白觀記

咸淳十年甲戌歲迺九月甲戌朔奉化縣虛白觀住山道士吳葆真
介禮部正奏名林君心源父屬余記修繕云觀如於唐葉夫師天師
日講度人經有卷眉爇杖者日至聽講察之鎮亭山龍王也因告以
境內民渴水盍救諸是夕平地忽清渠開民用均濟至今號仙師渠
此觀所不容不修而葆真所盡心者善余曰審如是固宜書雖然
亦也若知觀所以名虛白欤乃祖有言虛室生白此言虛高內融一

登不染固道家清淨之初說也法術靈驗近坊漢唐與其于靈異孰
若于虛白為宜書雖然猶未也虛白于心言也心具衆理貫萬事
古之正其心者正將明其理推以濟人利物若徒虛白自潔世將安
仰亦必講經果可度人得水果可濟衆以虛白為本以惠利為用合
二者始宜書林石曰然其書之哉乃歌以書之曰觀始開元唐末中
廢元祐復興紹興善繼景定庚申吳師葆真撤而老屋壹是又新中
崇三清旁祠東嶽外及三門如天化落其何能然刻苦公勤貨財悉
捐細大必親然所謂道匪徒輪奐虛白昭揭仙渠輸灌亂曰遠蹤爾
祖虛而白兮近則仙師濟而博兮於萬斯年是即觀之舟艖兮

寶慶院新建觀音殿記

青林山寶慶院創自開禧丙寅詎今德祐改元已七十年中更大參
政魏樓公題其額中書尊齋王公記其事凡所以恢張藻飾之者已
極名勝之選他不俟贅辭矣主僧曇華新造觀音殿成介進士雲君
身父復請余為之記是豈可已而不已者哉蓋聞佛氏以寂滅為教

凡吾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身與吾父母妻子君臣上下之倫及吾
耕食鑿飲生產業九所藉以資生之具盡欲屏絕之故樹下不敢
三宿恐成恩愛惟行道乞食以畢餘生一般涅槃了無所有此寂滅
之說也後之為佛者不能盡然仍奉養以愛色身仍春聚以伐骨肉
仍頭首網維以效君臣上下仍田以食仍室以居視世俗殆無以異
甚者視世俗反加後大徃徃與寂滅之說正相背馳故人或得而議
其後惟觀音之在佛氏號稱大慈大悲水旱必於此禱疾痛必於此
告凡有求而不獲者必於此依歸名以靈感人年敢議故僧廬佛屋
于窻萬宇必待觀音殿成然後稱大備蓋今佛氏之號召人心莫切
於觀音矣然感人必以其身修身必以其實其或迹自迹心自心崇
飾自崇飾作為自作為觀音自觀音而我自我則觀音於我何有哉
是必真不殺真不貪真不嗔真不作諸惡真能大慈大悲如觀音以
勸里之人皆不殺皆不貪皆不嗔皆不作諸惡皆能大慈大悲如觀
音則觀音不在觀音而在我不在我而在衆善人之心譬之一水一

眼一日一月千水千眼千日千月應也應現無非觀音豈必真珠纒
絡像設於淨瓶若石之間者為觀音夫然後水旱禱必應痛苦祝必
應凡有求者求必獲凡信乎其靈感是信乎足為佛氏解後議是信
乎可無負今日建觀音殿之初意雖然亦豈待他求而可哉慈悲即
吾心一念之仁在反本而廣克之爾德祐政元年正月十三日

灤浦廟記

古者之制尊天而親地夫惟尊天故惟天子得以祀之夫惟親地故
自天子至諸侯至卿大夫之有采邑至民庶之為閭里者無不得祀
之地者生財土者吐萬物民人朝夕之所親見終身之所賴以生活
故春祈秋報惟社為親古者祠以壇則謂之里社今者祠以屋則謂
之社廟其為社一也且豈惟一里之中有社雖一家之中亦有社古
祭中雷今祭土地是也是以凡荒蹊野町之中古木膠枝之下雖獨
屋叢然香炉冷絕而其制則源於先王本於典禮關於民命大矣後
世淫祠崛興威福恐動凡兒女其識而公侯其躬者往往代之張皇

黃氏曰... 十九
為之陳請封典朝下儀物夕備廟貌赫奕金碧交輝世俗以比而下
視社廟不啻樓臺將相家之於窮簷處士其勢之相絕亦甚矣然自
有識者觀之果孰是孰非耶一佛法入中國民俗之所傾信社廟多
借重而附入之崇飾張大各種其力之所至理之正雖無外假而執
之弱賴以少支慈溪縣為浦廟里社也里人徐氏世好善世主張此
廟從而增之佛屋因民心之所傾信而順導之棟宇翬飛閭巷輻輳
幾與世之所謂寺院埒而淫祠不敢爭衡焉顧不壯哉而世未有發
其義者余友虞君亨父屬余為記因書其說以授之繼自今里之人
以里社為親且正而主之歎余罔敢知以

具已無不備乃介鄉貢進士葉君龍走价款首里屬余為之祀余惟
父子人所親也而舍之田廬人所愛也而用之凡以奉真故也留氏
世世於奉真也切矣然則可不考其所謂真者乎蓋古無真之称至
莊列始創真人之名列之於聖人之上而實未始有其人也秦至祖
龍始自號真人人固不謂其然唐謂孫思邈為真人要不過以方術
稱亦未悉其於聖人何如也人世未見其所謂真而相與指天人以
為真曰真仙曰真君曰真宰總而言之曰上真凡今之所奉者此真
也然則可不思其真之為義乎真者無妄之名而誠之謂也誠者天
之道而至誠者謂之如神此真之名所從佛氏為尊其盛而主之歎
余罔敢知以佛說之絕惡修善滋里社之祐民育物而合之一歎余
亦罔敢知徐氏主張是必有見於是者幸以告里之人而懼焉若余
氏之捐財助建代不之人請各刻之碑之陰庶幾與之無窮亦庶幾
繼之者亦與之無窮德祐改元正月十三日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八終

（十九卷源無文字）

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

序

潤泮講義序

夫子之言渾涵不露至孟子而後發為雄辨為楊墨也濂洛諸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辨折無遺為禪學也不然聖賢之學脩身行已推以仁民愛物而止耳果言語文字云乎哉而學者不察也或襲而演焉或起而角焉或竊取以餉名利焉三者之趣雖不同大要皆不過汎於言語文字之弊而吾朱子之望後世者孤矣余友燔君叔良分教京口講說其取也學本朱子時出新意蓋於牀認有自得者今而後踐之身施之人吾徒尚皆勉之哉

三省齋序

學之不講久矣非不講也講之過也高談性命揣摩圖象而孔門切已之實用則弗思焉曾是謂善學者乎牟氏子德範年少而識老學博而文粹家藏書二萬卷日孜孜其間而獨取曾子之說以日三省

名其厥既得之矣又俾余為之說余謂此義曉然何說之持顧力行何如耳然天運不息人心易怠力行亦豈易能者哉曾子曰遠且之事則有司存謂專心於所當務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謂自任之勇也夫其以弘毅為之本而不以遠且之類分其志此殆曾子所能日三省而吾徒當勉之

姜山族譜序

千枝一本耳萬派一源耳林林總總者徧天下其初皆一人之身耳然木有幹水有脉次第之來可尋也人之序烏乎尋曰在古有小宗大宗在後去以名字為行耳余宗人秀發一日謂余曰我祖太傅公唐末待節卿郡聚族姜山世以一字加名之上若下以志別無紊者自從祖德器甫初以父命後其兄已而兄有子復還其初族或謂其嘗穆也不以與昭齒自是名字錯出不復各於其行雖欲如程氏春祭祖先之禮自祖而下高祖而上合祭之昭穆尊卑其將焉考乃圖為譜以名雖不以行別而行則可以圖別焉余謂此篤倫理之大

其語序其所圖之意云

贈台州薛大丞序

天下之伎術皆為民生蠹惟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也然使一墮於伎術之習則儒亦羞學伍余淳祐丁未來天台明年識其名醫薛君見其持心厚處事詳於鄉黨稱善不稱惡術雖醫而習則儒矣諸子之彬彬而儒也亦宜哉余故喜而為之祝曰君善醫入君之子且待君之心以醫國矣

拙逸軒序

濂溪先生作拙賦慨然有使天下還淳返朴之意金壇劉君直儒持撫其一語自名其軒曰拙逸愚謂此潛藏所以為發達蛟龍在淵象也一旦雷雨作解如周子以洗冤澤物為已任雖僻遠無所憚勞矣直儒終得逸乎哉

袁餉眉坊雜序

爾雅注蟲魚識者嘗卑之象頽袁君子龍取允蟲魚有得於五常之

性者類之為書使人隨物自省用以防範人心名之曰坊雅嗚呼出
乃有若是之類蟲魚書者耶世之為類書者鮮不以玩物蠱人心今
乃一變之為人心計耶化沙礫為南金即稊稗示道妙卓乎哉袁君
坊雅之作也雖然天生萬物人為最靈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皆人心
之為也反質物以防欽人惟其靈思慮易擾而物引之五性之能存
者蓋寡物惟不靈其性顯一苟有得焉終其身由之而不變人之或
反愧於物者特繫於此人之所當因以自省者宜亦莫切於此人心
虛靈一念內覺萬物皆備於我矣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彜好是懿德坊雅庶幾乎大雅之一助

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養之庠序以
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遜故孝弟之心有不
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
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今無得善解則其施於

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始

而一新之休言善聞日盛月新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以長雍
雍觀者悅服蓋必如商榷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徃所謂
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乎

送陳山長赴紫陽書院序

古之所謂治者導迪天理民彝使各歸於理而已自後世以簿書期
會為治典教之責獨歸學校之官至三舍法行學校又一變為程文
利祿之地雖取教者亦言不暇及於理所謂天理民彝如一髮引千
鈞之奇獨賴諸儒之書院在耳桐川陳君粹德篤行君子也出而長
紫陽書院舍因書中心之隱惻以告之然紫陽夫子之言發諸生多
自剛毅入願若之益勉之也咸淳五年四月十二日後學黃震

約梅叢妙集序

山陰蔚上人好彈琴賦詩有扁其居曰約梅一特士大夫多顯諫之
上人又撫其膾炙人口者為衆妙集以求序於余余謂旨哉約梅之

序

余

稱乎一太極之流行無往不復方冬之窮生意幾絕一花初白天地皆春此生生不息之呈露而梅之謂也上人顧與之何約乎夫上人佛者也佛不言生生而言往生上人宜念念西方與蓮為約者而暇與梅約乎豈往生者未可知而生生者不可欺乎上人能與梅約必其有得於此者故為之序咸淳庚午立冬日慈溪黃震

訓族編序

蕭山邑之不可為幾年矣番易胡君文伯為之未數月名實已孚於上下豈無以為之本而能爾哉君本姓朱嘗歸而喪其生母廬墓三年因日聚朱之子弟訓飭之久而成編其目凡三由父母而兄弟而宗族各先之以聖人之明訓次之以古人之懿行而復終之以有司不可犯之成法讀者竦然或疑其太嚴不知君由朱而後於胡既不

得終其所性之天廬墓而訓其族又適處號痛罔極之地故其言哀苦懇切不極不止此正其本心之發見而誠之謂也夫惟其誠也則以其脩之身者行之家以其行之家者施之政君未數月名實已孚非有本而能爾耶縣佐三山李君吉德參會復請君此編將錄之以惠邑之人而囑余言為序余謂此君以身教者也顧何言之待而亦竊有願言者孔門之教人諄諄然惟以孝弟為本自利欲之侵蝕天理之易昏孟子不得已始出而言性言天周子又極而言陰陽造化之原皆揭之以正性之所從來使人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欲不得昏以克廣此性之孝弟達之天下為仁爾近世士大夫乃非性命不言甚至疾有子言孝弟為支離喜亦甚矣乃今以孝弟訓人復昉見於胡君豈惟民俗賴之士大夫之風俗其亦將庶矣乎咸淳六年十月望

贈張帥幹序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與番易張若鳳首入院虛堂夜求相與劇談見其講學必主於明理論政必先於澤物知其有得於是者相好也及其將行也求贈言余謂余所欲言者子既盡言之矣余又何言然士大夫非平居講求之難而處窮通利害之為難若鳳妙年

擢高科今垂二十年猶不以嬰其心而守是益確進是益勇養宏於古人乎何遜

送撫州新參大學生序

子入太學何如哉朋四海之英近天子之光相與游泳感發其間斷異日為天下國家用士之入太學其不甚盛乎哉顧太學一也而古今之變則不同蓋

家有塾黨有庠積而至游天子之學涵養益至德業之大成此三代之太學也承秦絕學之後晚出無所取正立之學而置之師此西漢之太

尼以匹夫養二千士始設飲食為養

考德問業之實漸以衰此東漢以後之太學也謂保桑梓者舉於鄉將庠序者舉於學而併指游學為進之路此唐之大率也畫復古道取湖學之法

使士各務實用一毫利祿不以雜之此本朝

學也立學規以禁切其公議設舍法而誘啖以此蔡京當國時太學也破舍法之委折以開捷徑姓名之虛偽以示寬恩此鄭清之當國時太學也

學一也古今之變乃如此然士之自立者詎容今而異哉咸淳七年撫州之士入太學者士行也酌之酒而贈之言其必毅然以古

負 聖天子教養之意焉是年十月二日

陳藏一後集序

陳藏一撫人也以詩文遭際 先皇帝獲事 令東宮

今上踐祚一日遷藏一四官執法者持不歸老故鄉忽朝携詩文過余謂前集已得西山

二大老為序此後集也幸續序之余謂序何待藏一之出處二大老所不及見者恐不容不一言

可司焉相如以文得幸漢天子今之藏一昔之相如

相如作大人等賦徒侈上心藏一在上朝則

滯小心相如誇耀其鄉至使縣令負弩箭驅藏

余撫州退然一布衣口不復道前日事其賢於

又何如哉然相如富貴窮當時聲名昭後世藏一

今日幾類流洽不偶者此足彰吾 聖天子盛德

公法掩私恩也藏一怡然自得其亦有見於是

雖然視孟浩然亦未為不遇矣咸淳七年十一

隋隱詩集序

陳藏一以詩文際遇 先皇帝事 今

寵輝然及歸老故鄉依然一布衣余嘗

真人之賢過相如遠矣藏一有子克紹

隱亦以詩來求余為序余謂此騷壇世將也塞驥助蹕余何敢後時

未知隨隱之號何如耳夫詩固隱者事也然昔魏閑之繼魏野父子

皆以清吟名世其視權勢若將浼焉謂之曰隱可也隨隱君方以父

任祿仕宮庭間奈何遽號隨隱豈用月正其素習祿仕非其得已姑

託此以自明其心耶余觀寶晉米氏亦父子承異恩而片言隻字

流布人間至今如九鼎大呂愈久愈珍世未嘗以其非郊島之寒落

而少之也然則詩固隱者事也亦非必其身隱而後其詩顯也米氏

高風逸韻必有出於際遇之外者矣隨隱於米氏則元暉之比也黃

山谷嘗得元暉即何之元暉竟以為序竟以字行隨隱詩集改號次

暉如何愧余非山谷耳

晦庵與江玉汝往復帖序

閑居言學在官言政自吾夫子與門弟子答問已然矣乾淳之盛晦

庵先生與南軒東萊書問往復固亦無不然凡門人事先生於武夷

山中者片言隻字一皆講學而不及政所居之勢然也自是裒集類

聚積而汗牛充棟至今流布於天下者無非言理之書不善學者遂

或流而為空言矣不知古之正心誠意者正將推之治國平天下言

語文字云乎哉五汶江公宰永興時先生方守南康郵筒絡繹往
講政必欲相與救民疾苦而躋之蘇恩之域然則江公之所與往復
者在官之書而學之見於用者也其於門人之與往復者閑居之書
講求為可用之學者也南軒東萊之與往復者居官居閑之書兼有
之居則言學出則言政者也先生以千載之道統為任不以一時之
遇合為意出任五十年居官終五考世不患不見其明理之書患不
見其論政之書耳江公之歿先生誌之故嘗深嗟痛惜恨公之學不
得見於用而允所用之見於書者世猶未之見也公之孫某咸淳
七年治竟類無生與公一往一復之書聚為巨編知前人之心補學
者之缺公之家可謂世有人矣書成明年因鄱陽胡繼張以其書來
屬余紀其篇首替為言其所見如此

韓載叔障東集序

余戊辰省闈得今潮陽尉韓君聞佳士而未識也任宰官江汪又獲
與茶監司幹辦公事韓君同官即潮陽尉之親兄一門之秀如此豈

無所自來哉一日君出示所謂障東集寶迺翁載叔甫建讀于邑決
水勢於巽流一邑利之其為利者害之幾陷虎口而載夜奮不顧曰
吾以利報也而載叔終其身不遇然自今觀之韓君兄弟聲名學問
如春方達果孰為之本而能爾哉乃知用心於利報者天之所報必
豐此非可以旦夕觀也天下事大於一邑之水者多矣君之兄弟他
日持迺翁之心以爭之所利當益多而障東集斯有光

文鑑注釋序

文辭不待注釋也所待注釋者人名地理若草木蟲魚非所通識者
耳世之注文選注杜詩註蘇黃其片言隻字偶與古合率穿鑿傳會
若謂古人必短釘然後為文何哉楚詞舊注或未免此一經朱文公
疏其字義之難通而發其旨意之攸歸至今讀者如揭日月我朝五
星聚奎諸儒輩出文章雄視千古東萊呂公承詔哀選為文鑑浩如
淵海未有為之注釋惠陽史君師公竒恥為之一用文公楚詞之法
凡國朝之典故諸賢之出處世道之升降亦無不瞭然於其間遂輔

成我宋一代全書嗚呼其傳之不朽矣咸淳九年正月

讀詩私記序

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來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析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與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各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工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嘆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子祠之命東歸矣姑志篇而歸之尚俟後會云咸淳癸酉閏六月

欽德載閑道集序

佛老之害極矣余戊辰輪對嘗力以告於上退而欲集一書以諭之同志者未能也若溪欽君德載忽寄示余閑道集正余所欲集讀之

三太息因附致其區區焉夫人莫大於天地父母之思乃忍於一切離絕之而反信邪說之無以為有豈無人心哉特休於死生之變耳彼知人之所畏者死也故預為無常之說以憾搖之謂天地為幻化謂父母為冤債謂九所生生無非火宅甚至疾視其身為仇讎而愚者既信之矣彼又知其說之繆於理也又肆為反常之說以掃除之謂善惡為無二謂修學為不可謂即心是佛萬法皆空甚至疾視天下之正理為障礙而高虛者反復信之於是胥天下皆邪說士大夫係民觀瞻者無不助其聖而甚其禍雖講明儒學者亦或陰移於其說而不自知如飲狂泉之國矣然原其邪說之得行皆始於人心之畏死不知有生而有死所以生而不窮此即寒暑陰陽之代謝此即草木榮華之開落何怪之有而欲求免何法可免而為其所愚世豈有信其說而果不生不死者哉區區之見欲諭於同志者如此未知果然否若夫為其徒者本皆吾赤子九其居處衣食無非吾聖人首徒以口舌自異吾聖人正如不沾聖化弄兵潢池耳死生之理明

和說不得行世豈復有從叛者哉咸淳癸酉十二月黃震序

送道士宋若舍歸江西序

道士宋從環生江西山水窟復東游會稽羅取四明天台之勝盡以彈琴賦詩而歸隱所謂若舍者乎問天下名山大川皆君之居何必若舍哉若舍謂若舍實從環所生去臨川城北六十里其山竒以轟其水清以泚其地幽絕間寂不惟富貴者足跡所不到九竒花異卉可悅富貴人耳目者一不生之惟若生焉不待時植此扶輿清叔之所鍾蓋天產也而俗又美之識往者與九章俱老於春風曉露間及過時而或取之尚為絕品苦過而微甘其味悠然以長與世之所修事而品類者變異使其得知建溪殘春先發攬取造化其遇於世當何如哉從環為之惜哉願歸修若事以成其清耳子聞而異之夫苦者求道之切甘者得道之趣也其味悠然以長者樂道之深也於君修若事得君修道法君真竒士哉然謹勿破若之天真如建溪俗子攬取造化萬一香味落富貴人齒牙即與竒花異卉悅富貴人者同一

况子嘗持節江西宮之征君殊急子切切愛護之不敢行此語之可使趙贊王涯輩得剽聞哉王川子於此最得趣乘兩腋清風之生尚欲問巖崖蒼生之苦江西吾赤子今皆無恙否他時有便幸報平安咸淳十年正月十二日雲臺散吏黃震序

劉養晦孝經解序

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於孝也親親而後能仁民仁民而後能愛物是百行莫先於孝也孩提之童即授之以孝經之書是講學莫先於孝也孝無一日而可忘則孝經亦豈容一日忘然今之世諸子百家訓釋演說者汗牛充棟甚至淫詞曼曲亦然獨孝經自司馬公指解朱文公刊誤之外未有繼焉何哉非新之求而舊之忘歟句讀之習而義理之弗考歟借之為啓蒙之筌蹄未嘗律之為躬行之根抵歟嗚呼年至慮易竟變心移鬢亂之所咄咄而音讀祖父之所保抱而教誨棄若土梗漫不復省於孝其親之書若此於其親為何如尚何望其孝悌與行而民用和睦如吾聖人之云耶余友劉君養

晦粹德之士也博取諸書之嘗及於孝者幸而為孝經解寧多而母
取略寧淺而無敢深雖為童子設而閔其終身也雖為家庭設而閔
乎天下也繼自今人皆以養悔之心為心而惕然自反無一日而忘
孝經亦將無一日而忘孝世道其庶矣乎咸淳十年九月二十日黃
震拜手謹書

玉笥山道士徐師澹詩集序

玉笥山道士徐清夫訪余日湖精舍出示余圖一軸曰雪溪詩一編
曰和養雪溪其自號和養其自吟也披其圖萬山玉削漁樵跡滅吟
有短蓬殆於愁絕一何其清也閱其編粉澤淨除陳言一掃妙語冷
然殆於天造又何其清也然則詩之清即圖之清也詩不併以雪溪
名而又以和養名清豈有二也耶霜露既降秋蒼夜鳴造化之清之
始也淺碧流澗岸雪深尺造化之清之極也人心與造化相流通必
銷落世慮冰雪吾心斯可言清之極否則心聲之發必有不能掩焉
者反異於秋蒼之天籟自鳴矣故必有雪溪之曾襟而後有和養之

雪溪圖之清詩之寄詩之清心之寫心之清造化之合也後必有合
而題之曰雪溪先生和養吟則知清夫之清源於老聃氏所謂天得
一之清矣咸淳十年九月十一日雪臺散吏黃震

書贈薛留耕

淳祐丁未戊申歲余客於台州使君時為客者紛然惟余與留耕薛
居安其系及余西上薛君送余蓼溪余臨別贈之言曰舉世滔滔病
一貪君攻醫學獨魯參十年州館無私謁萬里交情只雅談殿上呼
盧終喝六歲寒論友更無三天公有意君知否歸看青鬃四五男時
薛君讀書者四男未有五也牽於字句及之耳去之二十四年余倅
紹興捧檄台州憲因薛君過余愀然言曰兩子能文者蚤世兩子存
者不甚愜吾之心幸已生第五子未知方來果何如也又六年余持
節鄉部薛君復携其第五子過余而言曰此子今已讀書肄業鄉校
君父得異人丹竈之術此子亦能世之矣余笑曰然則前三十年蓼
溪之請不其驗於此乎且進其子而勉之曰而父號留耕而子其勉

之耕而獲當在子德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慈溪黃震書午郵之月
湖之涵靈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一

題跋

陳少陽諫蕙陵

諫葉刊韻
江府李

伯夷叩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閑范孟博慨然澄清
猶易事惟其戮如飴別家人活若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藁及其
臨死帖當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晦庵書上方字跋

甘露山主僧道堅新其居得晦庵所書上方扁云此晦庵鄉僧義云
住山時所得余按圖經稱今山麓之寺為下方東坡過廣陵嘗有詩
別上方擇老僧仲殊詠此寺亦稱雲幡雖上方則寺固有上方之名
舊矣然吾晦翁書而僧私之乎劉斯立題甘露上方有滄江萬景對
朱欄之句今所見惟寺之多景樓為然此扁若以扁此樓豈不奇僧
曰不然物以罕得為奇吾僧室而有晦翁書此為奇余曰然爾僧人
而知敬晦翁書尤奇其千萬年永為大寶鎮

書劉拙逸詩後 漫塘姪

一大極之妙流行發見於萬物而人得其至精以為心其機一觸森然胥會發於聲音自然而然其名曰詩後世之為詩者雖不必皆然亦未有不涵泳古今沉潛義理以養其所自出近有所謂江湖詩者曲心苦思既與造化迥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詩於是始卑劉直孺家傳義理之學略出緒餘兩捧鄉書而况於所謂詩者乎然寂寥簡短不過數首蓋不求為詩而不能不為詩此其所以為詩也為江湖詩者可以觀矣

張太尉家傳跋

孫君子文示余以其妻家張太尉傳曰太尉手所刃仇盜亦孫性也今孫與張婚願一言以解其疑余謂君樞密威敏公賢子孫誰敢謂君水中解耶 張太尉名載

書桂芝堂記後

古括俞君先世皆奮於級近忽其佳城三歲產三桂君亦三得男森

森三秀適與桂符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亦奇矣然人不天不因天人不感灌溉而培植之使異日馨香滿天下以無負造物所鍾意君尚勉之哉君之子亦尚皆勉之哉

丹陽志媿跋

約房史君以西州奇男子腹載五車書來從事淮東餉幕無敢煩之以吏事君不以自喜反作丹陽志媿之說三意若曰無事而食媿吾親媿吾長媿吾交矣余曰不然總餉非南渡后得已之事也况事久日數雖有林者不得騁孝道愛人之士或攢眉捉筆於其間子獨退食委蛇得以專意古事不累初心矣幸其可以慰吾親不撫細故矣幸其可以稱吾長不負宿昔期待矣幸其可以答吾友幸之多若此槩之以媿可乎否昔孔門高弟有告夫子以出仕三失者子賤反其說為三得夫子諱之余亦請以子之三媿為三幸云

跋黃總幹家傳褒忠錄

余去歲官京口初識宗人淮東總幹兄有大每見其議論英發意氣

既然頗不類內地習軟人物輒自喜吾宗有人亦竊意其必有自求者而未悉也中吳再會蒙袖示家傳一編及其先大夫死節諸公所以贊頌其褒贈者大軸俾余亦題其後余乃作而歎曰此非其所自來者耶然自江黃入楚而黃以國為性子孫至今滿東南譜牒烏能詳若以其初皆一人之身也而篤恩意則有不待譜牒而親故大夫夫生天地間立身揚名增光前文人如兄先大夫以郢州一推官當守將棄城後獨守節巷戰以死至今名耀青史氣干斗牛其為黃氏之榮何如哉事雖不必盡如郢人雖不必盡遇變而義理隨事萬折皆在所當隨所處而得其正而今而往凡遇一事以上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此即先大夫郢州東門巷戰之心也豈必死而後見其節或臨利害未毫髮許已私竊為身謀此即先大夫罪人也雖生猶死耳節於何者哉吾徒為人子孫尚皆勉之歲晚相逢重閱此編當萬萬無媿色

書鄭稻田冊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心博施濟眾特其一事庚子歲中吳大侵郡太守節齋趙公賑救之里人鄭君希舜為之左右此又窮而未遇仁心僅發見於此者吾知鄭君必謙然自謂未足而士大夫贊頌乃至大冊重上果出鄭君之心否耶雖然亦足以勸來者

跋汪文卿畫梅

樂府墨戲皆技耳往一筆一語及於梅輒使入之意也爾然梅亦豈易知彼各以技自慊故或借梅以為清描摸詠思求必得鬚鬢吾見梅之有功於技未見技之有功於梅也汪文卿吾黨士之騷者也嗜梅特甚品別異態手自圖之後手自為之詞使人披展注視一唱三歎灑然神化猶將身與梅一况文卿胸中之自得者乎因嘗詰之一元磅礴不鬱不發窮崖沍寒踈英摘索此太極流行之端而乾元之仁之初軒豁也其為茂叔之憲前草也大矣亦可以墨蹟言語求否耶文卿大笑謂此正吾不可形容之妙

跋李莊簡帖

建炎四年五月歲方乘虜難為寇華簡李公誓以死守宣城壯矣然國之大事豈繫一宣城哉方是時其行在所相席久虛御史不薦人望而請決以渺茫之夢卜公聞之慨然城圍甫解亟走書屬傳子駿力爭則事已無及向使公不在宣而在朝李伯紀當執大柄中原吾青檀矣事機一失偏安至今非公千古遺恨夫吁

跋洪提幹母夫人墓誌

天下當為之事不極不容止凡安於小成而中止者皆志卑氣弱之人也古今自號大丈夫而愧此者多矣孰謂婦人而能之乎嚴陵洪君國梁之母姚夫人篤志教子夫喪服除髮不冠曰兒官母乃冠國梁以足益感厲力事俄魁鄉書親里謹曰兒且官矣母宜冠夫人毅不從國梁再薦又薦凡四捧鄉書親里每輒謹以請皆不從已而國梁之子又以妙齡入太學請者曰不特兒且官孫亦且官各二為一殆勝已官者母祖母柰何不冠夫人謂非初誓猶不從歲己未國梁果擢上第以婦夫人乃不待請而雍容 可徐冠以受藍袖之拜若人

人非所謂不極不止者乎三釜之養方榮風木之悲已及國梁為言未嘗不涕泣也余謂國梁必欲報而母豈在涕泣間亦如而母不極不止之志而已今而後事君必極其忠治民必極其仁隨其所至惟力是視而死生禍福不問焉國梁以此為今日居官之志即前日太夫人待此以冠之志國梁果能此則夫人為不死何乃同常母悲之而徒涕泣為國梁收淚謝命記之夫人墓銘後

鄭資政遺事跋

士大夫同事而不同心始合者終必離惟其離然後賢者之心事白如明道於介甫新法類多矣而余尤於鄭公資政使蜀事有感焉方紹興間秦檜主和議公在蜀與北使於陵贊模羊奏鳳得之蜀賴以有襟喉世莫不以此為公之功而不知此正非公之心也蓋公當和議已成猶必拳拳於爭地界者為中國計為恢復計如檜直為賊虜計耳心之不同如此故檜卒貶公封州以死非所謂始合者終必離而賢者之心始白耶嗚呼禍福非公之所計也天若祚 宋公得大

兩決不止以保蜀為功此則公遺恨爾

跋金壇李提幹先世誥

西岡李君大唐神明胄也示余廣川五以下五世誥寶藏之蜜筆澤如新因得考古今之異制有二誥字皆士人楷法而今世則吏筆行書執政史部官皆大字書名而今世則小書下更加押字於此知前輩請以士易史及謂押字即古人之書名不必重複者何證矣若夫子孫六百年能世其傳而躡世科登顯仕彬彬然方將與宋無極則武德正觀濟世之功甚深是又盛德必百世祀之證也嗚呼盛哉

跋雷侍郎贛州上巳泛海詩

人心與造化相通於春為甚浴沂詠歸嘗露端倪矣惜未及施之用爾晉人尚虛無齊死生也與造化之機隔蘭亭之會又於死生者戚戚焉不知仰觀俯察所得謂何而乃若是唐曲江最重上巳至天子以真節燕公知於祭酒之堂視永和若信篋者然鴻筆夫書亦不過以一書生之琴為言流俗誰起而治道得與造化參耶大若雷公

去歲持節廣南上巳日嘗領客泛海飲酒賦詩相與激昂功名之會今年春適來京為祭酒侍則寫輿碑雍講中庸首章大聲灑振起六合昔人所謂浴沂詠歸用之則有虞廷氣象倘遂見於此乎果然則此詩其符兆當亦為千載重矣

書擇軒集後

天台李實父以擇名軒余同年進士閩風舒君舉中庸言擇者三章發明其說以為之託始欲其知所擇以自貴於物終欲知其所擇以自異於衆人且再三嘆息乎可不畏哉之語所以警切實父之自擇者至矣余復何言然嘗念之古者風俗淳厚能行者未必能言往往或暗合於道而不自知近世道學大明性與天道之妙敏如子貢所親炙夫子而不得聞者今童子亦類能誦習其辭而不差然歲將日工躬行日慊夫乃徒知擇之云爾而已乎故中庸之言擇善必言固執言擇乎中庸必以不能期月守為戒言擇乎中庸得一善必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為勸蓋擇之者致察於人心道心危微之間書所稱

惟精者也既擇矣執之守之而弗失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書所謂惟一者也精矣一矣始於能擇終於無可擇傳不云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書所謂執中者也李問之道達乎上下一也要在實用吾心而已夫苟致知之說雖精而力行之心不實則所擇者終非我有吾恐終身言擇終身不知所決擇也此豈不真可畏也哉實父朝夕此軒而有味乎其辭吾知其必有不能自已於既擇之後者敢誦所聞翊吾同年舒君子說為實父勉

張史院詩跋

詩本情情本性上本天後之為詩者始鑿之以人焉然陶淵明無志於世其寄於詩也悠然而澹杜子美負志不偶於世其發於詩也慨焉以感雖未知其所李視古人果何如而詩皆出於情性之正未可例謂剛後無詩也東嘉張君魁然開爽士也生逢盛世方將沃科發身而高情逸韻時亦寫之於詩豈以鬢欲蒼而身猶未遇乎余謂遇之遲速命也吾亦來為可遇者而已全體大用本之吾心之天達之

天下而準者聖賢講明兩方冊尚請君求之詩外

題長洲縣李記後

長洲大邑也以附城素無李官西州豪士宋君始撤廢佛寺為之壯矣昔靜江邠雷皆撤廢寺為李崇安縣李亦括五廢寺之田以廩士朱張二先生嘗喜而特書之方今聖世崇儒士大夫以儒發身吾知上作下應用夏變夷斷自吾宋君始豈但一長洲縣其居而鄒魯之耶一日宋君秩滿來京挾所得縣學記禮堂記見示二記皆能於吾道有發明益為宋君喜然縣李記以心為說愚按孔子未嘗單出而言心惟於行已應物實事上見之孟子當人心於僻之時始單出而言求放心不幸爾後異端亦指心為說世之能別是非者殆少禮堂記以明道三代威儀盡在僧飯為說愚按僧皆鰥寡孤獨無養之人聚於一區教以待哺勢不得不斂縮片時以救飢且因以欺俗眼徐察其情未必如吾儒盤盂衽席之安且無為程子殆一時有激之言否則門人記述之過不然程子不應譽焉如此區區此心尚期同

志有得於二記之外困書其未以詒宋君而還之

題琴溪記詠

天地間扶輿清淑之氣往往鍾為山川之秀猶有勃鬱而不能盡者
又往往鍾之於物雖蟲魚之微亦精美殊絕有他地所不能產者此
即其證驗人見其非他地之所能產也則從而神其說如江之有鱉
餘魚越之有秦皇酒甕魚皆謂飲食殘餘之所變而非造化氣類之
所成要之亦豈有是理哉宜之琴高臺下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為
琴高昇僊時所棄藥滓故其魚以琴高各或以藥滓名此其事之有
無不必問而其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豈不因是可想萬分一余
每思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瀟然物外之思塵鞭左之未能也一日
有寄余以玉塘程君琴溪記詠之集者知君方斬蒿洗石搜剝塵累
以來諸賢懸崖之刻挿柳移竹日徜徉其間胸中浩然之存有非可
以涯涘者金於是知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非物之所能盡又一
大聚之人英矣異日琴溪之名天下豈止如今日記詠之所見而具

琴溪記動敬書其求

跋天台劉養源家戒工駿圖

二駿離立潤澤閑雅雖有遺風逐電之才若無有然夫子所謂稱其
德者非耶雖然必其不辱於奴隸人之手者也

跋赤壁后賦圖

東坡再遊赤壁霜露既降時也盈虛消息之妙至此斬然畢露坡之
逆順兩忘浩然與造物者游蓋契之矣觀此圖者盍於其水落木脫
為李純父題表蒙齋遺訓

蒙齋先生正人也其言多有足服膺者純父勉焉足矣謹勿更求他
人保明恐世俗好謨適以怠純父之心非蒙齋所望也

跋三山林貢元立武伏闕書

三山林貢元示余開慶冬伏闕書時所謂存亡危急之秋也其言之
哀痛切至猶人情然也若其嚴甸之民虞事機江淮之兵防要害歷
歷如指諸掌非其平日志在當世深思力討亦安能一旦發言動中

旨察如此往事雖幸再安而良藥不容以廢於病廖一除也

跋景行錄

琴溪程氏之族之盛之文甲其鄉見於諸公貴人銘誌者甚悉其先廣平府君奮自中微植深培厚反未有為發其潛德之光者聞孫玉磨君一旦得其遺事於故篋并哀群從之銘誌遠以寄示余聞本之壯者枝葉茂觀其鬱乎相扶者如此廣平雖未銘愚謂此即其銘矣

跋李參政三峯樓詩

一川花柳擁雕欄濃綠浮空四面山便欲移家來此住不將名

姓落入間

右莊簡李公登桐川三峯樓詩至今傳四方為美談如見桐川圖畫而邦之人亦以之矜喜自負如獲九鼎大呂嗚然視為邦社之珍直徒文墨之奴而能爾哉公早以雄才直節受知我光堯皇帝大政銳圖恢復雖厄於奸檜志不獲伸而公之名益以是彰

天下凜凜生氣常若其在斗牛間此其為世欽慕雖於後所

經羈愁所寓一草一木猶將預有華美况公之來此邦實自宣城珍劇寇戚方凋戈凱回只尺好行京山川效靈日月增耀於斯時也滄浪歎墨絢來流輝固國家休運之閱而三軍喜氣之發也雖被之弦歌登之金匱多為我朝盛事疇不謂宜而又豈惟增重此邦哉然

考是時實當紹興之二年公方克清內寇諸將亦方克清金虜

盜興連年之処幸遂方駐蹕臨安功名之會如春斯遠而此詩已有不將名姓落入人間之語公豈忘世之遽者方公在宣朝廷適嘗擇

相御史不以人望薦李伯紀而請求之融非之夢卜公亟自宣貽書傳子駿使之力爭不勝而恢復之期遂至今日味公此語豈其有感

於幾微而發耶震以咸淳已巳冬攜客登樓相與誦公之詩三嘆遺跡之莫覩哉有報塵壤間朽木者視之公親筆詩板也字之可辨尚

十七八默計甲子已百三十有八年不有神物呵護幾何其不至供祭新乃亟模而重刻之與舊板對揭樓上既又念舊板得再出已幸

重刻板又烏保其久不壞耶先賢之嘗仕桐川者自范又正公而不
新列而祠之郡西震方為立石記其事因亦併撰詩入石對立祠記
之賓階蓋公先賢之嘗客此邦者也與仕此邦者對賓主亦宜

政宗忠簡行實

嗚呼余讀公行實不能不為天地之綱常哭之慟也方金虜圍京城
不下而以和給我也四方勤王之師坐視不得進公獨曰既曰通和
請亟退師設有詭謀吾兵已在城下遂發兵大名至東平至濟州至
衛商直入賊區據韋城而徙南華轉戰無前矣斯時也使趙野范訥
協其謀則二聖可以不北狩而野也訥也不其然方金虜擁吾
二聖而北天下尚皆我有也四方之勤王而不得遂者紛巨無所向
公既尹京尋兼留守如王善趙再隆丁進孔彥舟馬臯趙海湯進王
六節之流以兵附者百八十萬契丹九州日附中國且議遣辨士西
使東使高麗以滅金已二十五表疏請回銜京師矣斯時也使黃
善汪伯彥不從中沮其謀則中原固金甌无缺之天下而滯善也

何彥也又不其然故論至此則二聖本不至北狩而終不免北狩
者公之謀不遂也中原本未嘗淪沒而終不免淪沒者公之請不行
也嗚呼惜哉自時厥后雖有英雄百戰皆不過救敗扶傷况偏安日
久乎故我宋中興與否持係公用舍間他尚何言雖然非公守磁

我高宗已先入虜庭雖江南誰与保公雖身不及用尚能為我
宋得一岳飛
孔明圖漢鼎於既失忠簡保天下於尚存故公呼吸變化之功殆
過孔明百倍然孔明晚遇族屬疎遠之昭烈尚能堂上出陣公遇
我光堯視一時將相最早反一語之不見酬天耶人耶洪邁吳
柔勝序公行事乃皆以祖士稚為此嗚呼彼亦見其不得志而死
其迹偶同耳

政孝義劉氏譜叙

劉氏張族踰十世我神宗皇帝旌表之郡太守清獻趙公記述之
方是時特上之人借劉氏以表厲斯世劉氏固不預知也劉氏子孫

善風本無恙而乃時出其編以示諸人此固將以發揚前文之美
然亦豈以時異事殊 聖朝之所旌表而郡縣之所從迫欵先賢之
所記述而俗吏之所忽視欵儻其然豈不重可為世道惜因借書之
庶幾上之大一知

跋李氏記先夫人孫氏藏書訓語

李慶元人
今居餘姚

孫夫人消查具置一監盡自元祐至今逾二百年寶藏猶新豈惟夫
人之賢子孫之賢為何如蓋有夫人之賢則宜其子孫之多賢也然
賢婦人起家豈特置書使子孫讀凡其積德指心為子孫憑藉必有
稱是者此書固當寶之不忘此意尤當寶之勿失

歇後鄭五

歇後者以工詩見稱之名也鄭五者中原風俗止稱姓第不
于官稱也且歇後鄭五者其自稱之辭非他人輕訕語也其
人歷官多治行見於詩語者多憂世唐因欲相之縻自知時
已不可為而不嘗為賢於人多矣江南風俗以斥大姓第為

輕薄語謂聞其名而輕之甚至舉以此類訕笑而不
實豈不謬哉姑為之辨

歇後鄭五作宰相極頭不致當自知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若其
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自謂復忍貪權固龍之患愚故三嘆三詠於
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
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及
及於相者滔上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
五者斯可矣

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

孔門稱隱居以求其志非徒曰歸潔其身之調也大丈夫生天地間
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講求無非求其所以致君澤民
者此孔門求志之士也臨川張清伯負邁性不群之氣歷覽江淮險
要結交當世名公貴人此其有志當世為何如晚歲章亭嚴陵自號
求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辭旨慷慨讀者瞻張清伯之志

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天而用不用在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遇斯可爾夫子曰志於道孟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焉是求愚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

方氏考訂家禮跋

家禮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嘗考訂者五家節自尚或乎異士固未能盡見諸家之全或盡見之不參校於平時一旦欲用將安取中平湖方可始會五家手自編校隱然寓折衷之意余雖迫行役未暇遍觀不敢輕易贊一辭然即其用意豈俗學之士可望哉抑禮有本有文因其度數威儀之間而反其躬行踐履之實此則余之所拳上而願孝於方君者也古不云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持其人而後行五家公

橋公東萊
慈湖高氏

題盧計議先世東坡竹

金華盧君曾大父從蘇文忠公於黃州得其親題 竹忠簡宗公文為親題其後夫二公遺墨流落人間富貴家千金傳易僅上 一二尚

誇奇寶况萃見盈尺間而文皆為盧君家世作者哉咸淳辛未七月

題盧計議先父孝行傳

世多疑刲股事三代未之聞似與不敢毀傷相反不常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羸疾故刲股事始見於唐古謂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為成仁方父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仁人雖心殞不恤也曾謂刲股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之尊翁穴腦以救母其事視刲股為九難先朝以宣付史館且旌表之宜哉

跋濮陽衍慶集

本朝由倫魁至宰輔勳銘彝鼎與宋無極者惟呂文穆與本文定二人 翠華南來世臣與俱其治行著聞代不乏人者亦惟比二人之後數年以來女定子孫稍寂寞余每慮文獻之無所考一日遇其雲孫提幹相於山陰江之上出示鉅編自文定以來片言隻字凡散見諸書莫不哀類所以篤念已往垂詔方來者未嘗不三致其意碩采不食喬木尚有他日有文獻故家煢々復起有東南者豈惟東萊

先生一曰氏而已哉因喜而書其後

題白鹿曼洞寬濟美錄

臨川先哲最多名世然求其實行久而不磨者惟元獻公咸淳六年夏余假守此來方將拜公遺像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一日其聞孫出所謂濟美錄取而伏讀之乃公之後尚書公紹興奏藁及尚書之後太孝生嘉定伏駐書力事和議不可信你生也氣與公康定議兵前後一跡信矣實行之不可磨者其傳愈久而不可磨不然清苦總俗自詭克舜其君嘗鼓一世而從之者當時聲艷視公非不尤熾也今其後為何如松栢根深十歲扶疎榮華飄風過眼而止余於是乎有感尚祈公之後益致勉於公之實者云

跋曼司法族人舊學二字

我仁宗皇帝取商高宗舊學二字親洒宸翰以賜先正丞相元獻曼公公之六世孫夢聖復立屋祠堂之側求尚書矩山徐公大書其扁以揭之而需震為之跋顧晚未何能頌萬分然嘗妄謂高宗於

其盤孝焉未竟即服勞于外其後高宗赫然中興者傳說之功蓋多孰若仁宗之於元獻孝焉而復相之四十二年之治光明俊偉卓絕古今是又合其盤傳說為一人而反過之耶舊學之扁特不過遠借三代遺芳尔殆未足以盡我朝盛事若夫追蹤前人使舊者常益新則尚惟後之人

題李縣尉

所作

石門尉李君其先蓋世登晦庵先生之門以儒科顯固名家子也一司袖詩一編屬余為之辭詩非余所習其何敢僭然晦庵亦必攻於詩顧晦庵之所以為晦庵者不在詩耳姑舍是而言其要者可乎孔子之道中行而已漢唐溺於訓詁於斯為下故伊洛始以性理之說極其溺時不幸異端談空謂見性成佛即心是道與性理之說大相反而適相亂於是孝於伊洛者往往反陰為其所移而不自知天生晦庵又出而救其過高之偏極辨力詆使孝者用工平實以合乎孔子之中行余自幼至老所孝者此而已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

以齊為超悟與孟子言先齊也後齊主於開曉後進之齊不同以道
心為道即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對言之道心不同
故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孝今李君來書謂余道本慈湖未知君所
得家庭之孝本於晦庵者果何如而援取及此豈以慈湖之孝出象
山余居慈湖之里而君居象山之里姑為是附豫者乎義理之公不
得以鄉曲而私精微之辯不得以依違而混君誠反而求之則詩有
不待言者矣

跋新豐饒省元 後義貸倉

朱文公社倉之法善矣然天下無久而不變之法變而通之則存乎
人昔 孝宗皇帝頒其法於天下已戒官府無得與今行之以官者
果或倚之以虐民文公記社倉已預防其流弊今行之以私者果或
借之以豐己是豈立社倉之本皆然哉臨川新豐之饒氏獨變通其
去名曰義貸以一家之力自為之而無關於官以一分八厘之息
酌之而收僅五厘蓋他人慕其名效其傳愈久而愈弊饒君祖其實

效其法愈約而愈精利害之相反特在名與實之間嗚呼明乎
義貸之說者可以善學文公矣

此所跋

操若在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執無時節莫知鄉本無所
何可測識姓指曰此此即所也不必拘執不必測識養之
自長上而不設勿忘勿助至於純熟無此無非此無所無
非所子欲無言天何言哉景定甲子

嘉平快書 右包宏齋文

江貴益袖示宏齋包公所書此所二字及為此所之說數十言屬余
發明之余驟見莫之曉也辭不獲再三為之玩味亦再三見其字畫
則真率議論則高遠始自得其得者乎要亦終莫之曉也莫之曉其
何以塞命始亦來宏齋之說而意之宏齋之說曰操若在舍則無本
無形何可拘余竊意其述孟子之言心爾抑孟子言操則存存非若
在而已也言舍則亡亡者不存則失之耳非本無也操存舍亡孟子

正欲人操而不含以末放心若曰何可拘又幾謂心為不可操宜任其舍之也何其與孟子之本旨異乎將別有所指者乎或自得之得果非尔人之所能曉者乎貴益必有得於宏齋之面授者敢誌

書曹氏作鳴鶴錢氏還珠頌後

垂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果孰使之然者天之生斯物必有以養此物理固然然世之利爾忘義者往往為子孫計不知或父祖富而子孫貧或父祖貧而子孫富分量各殊雖父不能以子其子聞有以貧而禍其後者矣未聞貧而能使其後人世守者也柰何不為義是思而甘心為錢氏罪人者滔滔耶

書鳴鶴方孝子贊後

方孝子封股救母小山曹君有贊太學童君亦屬和有集何物膏妄大尾其續率反其說上孝經不收毀傷一語為孝子死吁不敢毀傷聖人為不孝其新者豈為孝其親者庶耶古之孝其親者期全以歸之不敢一毫不謹以自陷於刑辟甚至登高臨危有戒曹子啓

足示無毀傷是也若孝子剖心股救母其類陷刑辟不可啓手足者否耶真心果出於孝抑一朝之忿而忘其孝耶父母死生之判僅毫髮隔如其可贖百身不惜此時此意孝子雖九殞其之况剖父母遺體之萬分一可以再活父母全身倉荒一念它不暇恤人謂其孝不知人謂其不孝亦不知而小人平居無戚輒歛弄輕薄口嘗其不孝果誰為不孝耶且使聖人復生為天下萬世立中訓謂君子之過過於厚篤孝可念可也直謂其非孝聖人忍乎否耶剖股救母為非孝則成湯之剪爪禱雨為不仁太宗之剪鬚和藥為不義曹文叔妻夏侯之割耳王疑妻季氏之數臂非貞烈而凡捐軀報君者非忠耶古稱戰陣不勇非孝謂死得其所為孝也死之視毀傷孰輕重耶剖股救可活之母為非孝溺身尋不可再活之父不孝當愈甚而曹娥獨以孝稱萬世何耶世俗溺矣美事勸之未必效不肖者戒之未必懲剖股救母曠世一二見彼豈慮效之者衆而嘗之以戒之耶削髮者幾人文身者幾人繫罔圍鞭皮膚甚至身首異處而亡者幾人行身

陷不義以為父母辱其為毀傷滋大也彼皆不之訾而獨到股者訾之耶豈孝經隱與世莫之聞而彼獨聞之出以告未知者耶殺身成仁與全身者同歸道並行而不相悖粗有識者知之不意有物庸妄若此其甚敢以毀傷疵孝子也且到股非毀傷也余少時東鄰張五為樂工母病到心肝食之即愈先君子問狀備言橫束剝刀於梯深夜焚香禱佛袒臂燭之肝即出無痛一二日瘡即合無廠痕若然果毀傷以為親憂耶毀傷得其所猶不當以毀傷言况實不毀傷耶彼忍於訾孝子以敗天下為善之心者真無人心也真不孝之尤者也

撲齋

史景暉以撲名齋世率嘉其以富貴而能儒素撲必儒素而後能者欵士君子修身見於世道合則從否則去如司馬公輩雖位至宰相何撲如之不然搢唇弄筆萌心鑽刺雖家蓬華而身韋布大撲之

撰本帝拾遺云人肉治疾自世醫無不效判股世乃疑古聖人無之益弗考也

久矣景皇王之孫公之子 朝廷待以異等昇陞擢差遣不就而就幕府從事此真可與言撲者蓋指其本而告之曰於世文弊瀾倒雖講學亦日競於虛文子弗幸少年能文章善筆札皆漓其撲之具也其必一切反是惟故上躬行循是以復公侯之舊亦惟以行道救世為心不容一毫安標計較心庶幾撲之全者哉

寧國程新恩易圖

易出於河圖故學易者往往為之圖然於易未必皆有補邵子盡先天圖自震至乾陽長而三自巽至坤陰長而三圓其外以象天之動乾始於西北坤極於東南方其內以象地之靜于以推測伏羲畫卦之本卦與說卦八卦相錯之說合其學始見尊信於天下然亦未有能整圓轉方稜角為圖以應甲子節氣變而合文王後天之用者宣城程君自古庠權第將歸別余十官宅留示其兄玉塘君爰象承乘之圖以乾位乎正南以坤位乎正北而包六子其內自坤而東轉一陽為復二陽為臨至三陽為泰則位正東大壯之四陽夫之五陽又

有東而南極於乾焉而西轉一陰為姤二陰為遯至三陰為否則位
正西觀之四陰剝之五陰又有西而北極於坤焉坤再為復生上無
窮伏羲先天之卦遂有合於文王後天之用易道隱顯雖非余晚學
之所能知然使玉塘君非真有精深之力超特之見亦安能變通先
天之妙如此哉仰聞邵子以圖數言易雖二程與之同時亦未嘗過
而問繼此兼明其說者惟一朱子朱子嘗未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
論月氣先後今玉塘君變先天而順月氣其分其合果何居耶異日
朱子又謂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圖之左屬陽以巽一陰坎艮
二陰坤三陰為圖之右屬陰夫既以三而分屬左右自三而各重之
即為十有二矣又謂先天圖一日有一日道理一月有一月道理且
以自坤而震象月之初生乾以象月之望坤以象月之晦天自日而
月可配之弦望晦朔則自月而年亦可配之十二月氣矣玉塘君得
無以朱子之學善學邵子不泥其論月氣之說則亦不泥其方圓之
圖耶先聖作易以前民用邵子先天本之華山陳氏亦以氣數占來

使民知吉凶避就之所在玉塘君之圖之辭曰以之經世尚奚難哉
其用心探討思濟斯世為如何然邵子本以經言常以世言變常變
相生推演以至元會而世者三十年一小變云耳玉塘君將移其說
以治世豈無自得之妙乎面質未能姑遠貽其說以諗之

跋壹溪程君畫簾橐後

余與壹溪程君舊相與聯事於浙西之臬司知其為義理之學踐履
之士也閱數年辱其寄似巨編來撫州乃文從字順辭達理明有平
生從事於翰墨者所不及然則士能先立其大者亦何施而不可哉
咸淳辛未十月

臨川李君達齋說

臨川李君 以達名齋而求說於余余謂達之義有二有達官之
達有達人之達吾徒亦求為達人而已達人之義亦有二有遺落世
事放詩酒而齋死生以為達有致知力行脫凡近而遊高明以為達
吾徒亦求為致知力行脫凡近遊高明而已然學如顏子猶未達一

間達豈易言哉余故盡列其所聞使李君澤焉而勉之者夫在家必
達在邦必達則惟修其在我而無求於人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不
期而達者亦有求達之心所謂是聞也非達也尤不容不謹其辯

跋俞奉使北轅錄度春

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歷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錄之慷慨英發意在
言外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一一能為奉使公吐情實亦足
見忠義人心之所同曉之不竟流涕或者因以忠信行變貽褒之是
置中原於度外弃赤子為龍地也嗚呼豈奉使公作錄本心哉

跋葉英叔警談

余至撫之明年有秃眉白髮之儒授書一卷以示則乃翁葉君英叔
之作承相周益公所嘗訂正而嘉歎者也因敬取而讀之其文往
溫平而暢達其論經旨多發明其論史事皆的確其大要一本於義
理而無毫髮揣摩之私推是也以往足斷天下事矣然君終於不遇
今君之子又不遇而且老矣聞君先世多顯宦而子孫獨抱遺經非

學於無以為養前之所積如此今之所守如此豈富有推此以斷天
下事者在益免之而已

跋姜山黃借庵集

吾宗借庵先生文章光明發越無一不本於理如駢蚊一篇雖似出
戲作而聲其不仁之罪凡四且謂虎猶可德感鱗猶可文駢蚊最不
靈乃為血肉一飽不減其身不止其借以垂世戒亦辭嚴義正矣使
先生得志當世其好賢惡不肖豈不明白大丈夫也哉然慈湖楊先
生鄉之儒先領袖也嘗作夜蚊詩以蚊之傍耳皆雅奏其觸面皆深
機諱上誨人而頑錮莫曉又若謂為蚊為最靈然豈別有見歟咸淳
八年九月

侯子立壽康說

宜黃侯子立去歲求余書壽康字今年省母又求余為壽康之說余
觀壽而康本魯人頌僖公語而僖公有壽母焉子立之意不在慈乎
然必有為之本者夫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靜亦安康之意也仁

者天地所以溫然而生物人得之以生而主於心此人之所以為人
故曰仁者人也斯立於斯而致力焉則可以壽而康而所以俾其母
之壽而康者於斯在矣君夫昌黎詠李愿之壽而康是特肥遯者之
事不足為子立道

跋江玉汝文集

理學大明於本朝文字心不根於理者固非所問主於明理而發者
亦豈今世之所以特慮文之盛實之衰爾玉汝先生江公邦直遠究
濂洛之學而近師晦庵先生嘗為進賢令極力賑荒寬租下戶及宰
求與以去就爭免獄其在廣西又爭不嘗增網馬廐置雖有朝旨不
暇恤此濂溪提點廣西刑獄之心此程明道出宰上元之心此朱文
公守南康持節浙東之心而大學之正心本之格物致知而達之治
國平天下者也其實知此其發越為交所謂仁義之言藹如立不休
哉余故竊誌其編末使學者無徒求其文云

跋雷道士詩

臨川道士雷齊賢示余詩一編筆刀老蒼渾然成章軒轅彌濶
語避三舍矣蓋彌明道士也齊賢非道士也儒生之窮有所託而逃
焉者也觀已酉科奉後詩令人三嘆雖然安知無蔡館雞籠山起君
講授如君家故事者耶

跋樂全先生歸鴈詩

樂全先生歸鴈詩辭語老蒼筆畫精健前輩泰山巖上彈壓浮薄氣
象猶可想見

跋張北海手澤

建炎戊申正月十八日知濰州北海縣張侯巷戰死虜難逢室穢焉
獨其子將仕君先是以宣和癸卯歲出外家趙氏外家携之逃入蜀
不與難亦不相聞知自是展轉訪求者三十有二年始聞其事於族
之南落臨川者將仕驚勸追服痛無所寄復又得族之南落金壇者
授之以侯舊所予太夫人書及侯之父朝奉公所予完忠簡書見之
如見祖父蓋凡世之所隴松楸家廟遺像凡可追孝前人者將仕望

絕天涯一不可復得惟此二書之存故將仕傳之子子傳之孫距今
一百四十五年寶此書以寄此痛者歷三世一念如新侯之志何如
哉侯之子孫之孝又何如哉夫何將仕雖該極典貧終其身不得仕
今其孫三領鄉薦書厄於命又未得仕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嗚
呼忠孝者萬世之綱常實國家之所與立窮達者一時之炁數非士
君子之所暇計余行天下足見以先世書求跋語者徃徃軸大如牛
腰所求必盡當世之貴人張君此書平生不以示人而獨以示余蓋
他人文墨之事侈大之心也張君忠孝之事哀痛之心也余故大息
而為之書且以誌無力援手之魏爾雖然皇天佑宋忠孝之門其有
不興也哉

跋耘溪慙藁

文所以建理理者文之本法度則其夜條詞藻則其華實無非自然
而然防無定形要歸於陽和暢達自近世以刻楮為工而知意味者
絕少去歲越上始見同官東嘉宋飲水及來臨川又始識耘溪老君

前輩之所謂文而無刻楮之弊者也君驪塘諸孫嘗受業吳荆溪
文門固宜出於流俗也

書李侍郎墓誌後

士大夫揚名後世本非有所待而傳苟有待而得所附矣則入無俟
乎他人之誦過張法曹唐小官以昌黎銘垂後世得所附也世豈復
有助昌黎為之語故吏部侍郎李公我 孝廟朝名法從其傳也豈
有待况得南軒先生誌其墓而得悔庵先生為之書其為昌黎之
銘也不其多乎其曾孫新賀州司戶乃出刻本冰余語過 惟一先
生真蹟屬他位子孫藏守今已為有力者所得此則司戶君遺恨有
不容不記者然為人子孫追慕先烈以益顯其祖亦何儒先真蹟之
待哉

跋臨川王氏繫辭解之左字國材

易示吉凶所以吉所以凶則有理存焉自晉人以老易並言遂矯詎
聖經以證虛無之孝至吾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悔庵始言吉凶

以復其本義繼此言易者紛上匪贅則鑿否則淪於虛無者有以臨
川鄒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繼之解繫辭始明白守正不襲用
先生之說而理自然相符其學識之正何如哉然其書猶未顯於
雖其後人出以見示猶自謙上謂不過平說爾余嘗考二氏與陸象
山同以明經薦于鄉名慈實相上下象山以解經為非至今名聲
天下二氏帖上正理于自解經沒世而名不稱出奇者爭傳守正者
無聞天下事每如此既其副因三太息書元本而還之

跋勉齋集

其傳祐丙午春得勉齋文集於山陰施侯德懋衡陽本也後二十七
年來撫州推官李君龍金衡陽人復以其本見遺則字之磨滅不存
者已十二三因思翻刊於江西倉司而丙午所得本留故山欲借別
本證磨滅不存字闕郡成無之方以書不復全為憂未幾臨汝書堂
江君克明招臨江董君崇章偕來其家收勉齋文最備謂初得衡陽
本十卷次得巖溪趙氏所刊本二十四卷次得雙峯饒氏錄本書問

卷以得徽庵程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北山何氏錄本卷問十卷
遂又得三山黃氏友進刊本四十卷凡衡陽巖溪雙峯徽庵本皆在
焉而又多三之一獨無答問某因縮致董君盡求其書屬幹辦常平
司公事趙君必趨相與哀類為勉齋大全集董君云衡陽本最初刊
有妨時有不盡刊故為最略若溪所刊雖略增其板已燬于火三山
所刊分類多未當聞亦頗散失此集真成大全矣并記其說如此勉
齋嘗宰臨川倉司既祠晦翁并祠勉齋勉齋祠堂記我峯黃氏所作
能發明晦翁勉齋相傳之正併刻附卷末咸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六經跋

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已未虜騎偷渡興國板已
燬于火獨撫州板尚存咸淳七年某以恩假守取而讀之漫滅已甚
因用國子監本參對整之凡換新板再刊者一百一十二計字五萬
六千一十八因舊板整刊者九百六十二計字一十一萬五千七百
五十二舊本雖善中更修繕任事者不盡心字反因之而多訛今為

正其訛七百六十九字又舊板惟六經三傳今用監本添刊論語孟子孝經以足九經之數任其事者友人將仕郎餘姚高夢璞咸淳九年二月

修州儀禮跋

儀禮為禮經漢儒所集禮記其傳爾自禮記列六經而儀禮世及罕讀遂成天下難見之書撫州舊有刊板其以咸淳七年來撫板已漫滅不全聞淳祐九年本州初建臨汝書院時嘗模印入書閣取而正之則此時書板已多不可辯蓋此書之不全久矣因徧於寓公尋借得蜀本參對而足之凡重刻者六十五板計字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五補刻者百六十九板計字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七幸今再為全書云咸淳九年二月

跋張待御戒顏魯公祠堂記

待御張公不附和議終身不復肯仕中興豪傑一也嘗作麻姑山魯公祠堂記言死生有命世不當以魯公罹克人之禍為戒且歷卒克

人之自罹於禍者尤慘于以堅天下萬世忠臣義士抱道不亟之心詞議精絕讀之神竦其有補世教何如也碑久不存幾至湮沒其四世孫孝友携舊刻示余上因為再刻之祠中咸淳九年六月

跋尹和靖家傳

本朝之治遠肇唐虞以理學為之根抵也義理之學獨盛本朝以程先生為之宗師也中更新經之說世道遂至於不忍言中天以來程門之季惟和靖尹先生歸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為最正碩果不食此陽剛之所以來復歟余仕吳門得拜和靖遺象而訪其後人無之及果臨川得見州季正姓尹問之正和靖猶子之孫和靖我朝之碩果季正又和靖家之碩果矣季正出示家傳因大息而書其後蓋所感不特在尹氏云和靖每謂語錄不可信至晦庵集程錄又有疑於和靖而季者多按晦庵余嘗謂晦翁衰集之功固大和靖親見之事尤的今程錄中門人竄入禪語者頗多和靖之說其何廢也哉此說也見別書咸淳癸酉閏六月

書侯木監行狀

都水監侯公閱東南六路轉輸之苦引礮水溉畿內瘠鹵成淤田四
十萬頃以給京師又築王供掃之決浚運河之淺闊大湖立新堤
直河者凡二千餘里盡齊勤民至終其身先朝之久任士大夫士
夫之專心實政乃如此不知掇拾場屋之緒餘躡取朝廷之美官
風始何時耶侯名獻字景仁其後人子立出示其家藏之編因三
見而書其後咸淳癸酉閏六月

書侯木監行狀

從漢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一

